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首之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劉宗望

欽定四庫全書

江西通志卷首之三

今上皇帝登極恩詔康熙六十一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惟我國家受

天綏佑

聖祖

神宗
世祖皇帝統一疆隅我
皇考大行皇帝臨御六十一年德茂功高文經武緯海宇
寧謐歷數悠長不謂謝棄臣民遽升
龍馭親授神器屬於藐躬朕
皇考大行皇帝
德妃之子昔皇二子弱齡建立深為
聖慈鍾愛寢處時依恩勤倍篤不幸中年神志昏憒病類

風狂

皇考念

宗社重任付託爲艱不得已再行廢斥待至十有餘年沈

疾如故痊可無期是以

皇考升遐之日

詔朕纘承大統朕之昆弟子姪甚多惟思一體相關敦睦

罔替共享昇平之福永圖磐石之安孔子曰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我

皇考臨御以來良法美政萬世昭垂朕當永遵成憲不敢
少有更張何止三年無改至於
皇考知人善任至明至當內外諸大臣朕方亟資翊贊以
期終始保全務宜竭盡公忠恪守廉節俾朕得以加
恩故舊克成孝思倘或不守官箴自干國紀既負
皇考簡拔委任之恩又負朕篤愛大臣之誼部院屬吏直
省有司亦宜實心任事潔己奉公不得推諉上官自
曠厥職天下百姓受

皇考恩澤日久蠲賑頻施勸懲備至間有愚氓甘犯律令

皇考每遇讞决必加詳審爰書累牘披閱靡遺少有可生

之路立施法外之仁凡我百姓各宜孝親敬長思罪

懷刑以副朕仰法

皇考如天好生之意兹因諸王貝勒大臣文武官員人等

僉謂天位不可久虛

宗社允宜早主再三陳請朕勉徇輿情暫抑悲痛於是月

二十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為雍正元年仰惟

先志之宜承深望

皇圖之永固適昭新化期衍舊恩所有合行事宜條列

於左

諭總督雍正元年

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有岳牧之臣以分猷佐治而

後四方寧謐共臻上理此封疆大臣以總督為最重也總督地控兩省權兼文武必使將吏協和軍民綏輯乃為稱職但統轄遼遠職務殷繁較巡撫之所屬吏大是在遴選屬僚之賢能者委任得宜則振綱飭紀可無廢弛之虞而以人報國亦得大臣之體特是澄清吏治必本大公之心虛懷察訪果係清節素著才具練達者任以要劇即行保薦則舉一可以風百今或以逢迎意旨為能以沽名市譽為賢甚至暗通

賄賂私受請托不肖官吏濫列薦章而樸素無華敢尚實治者反抑而不伸是豈風厲屬員之道乎朕視天下如一家視臣鄰如一體爾等亦宜深體此意以一家之心視兩省以一體之心視屬吏本之至公用之至當則上司之任使下僚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凡有才有守之人皆樂為効用矣至於所在管轄地方有作奸犯科之豪猾倚勢剌民之縉紳理應重加懲治因巧於結納反得僥倖自全而家居之大臣官

員皆經
皇考任用之人致政投閒安靜自好為大吏者並不加以
禮貌或反被土豪侵欺者有之亦非所以表率屬僚
彰善癉惡之道也總督與巡撫將軍提督誼屬同寅
凡地方軍民事務宜互相商榷各本虛公弗茍且雷
同勿偏執臆見方於國計民生有所裨益總督參劾
知府例由司道揭報參劾州縣例由兩司道府揭報
衆論僉同所以示公也近有參劾之後始行補揭大

果其當劾司道府不能揭報於前既有狥庇之愆而令其補揭於後又欲寛其失察之罪彼此巧飾以欺朝廷尚得謂之至公乎朕觀古之純臣載在史册者興利除弊以實心行實政實至而名亦歸之故曰名者實之華也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云名實兼收不知所謂名實者果何為也爾督臣膺兹簡畀固宜篤矢忠誠尤當戒諭屬員痛改陋習更有仕宦之初頗著廉名及身躋大位則頓易其操

者古人謂之巧宦其心事豈可問乎且職居制閫亦非徒以清操自善也若但謹身節用而遇地方大事一籌莫展雖免貪冒之名究鮮屛翰之實國家又何所倚毗耶督臣皆
皇考擢任之大臣朕嗣紹丕基一切遵循成法惟冀爾等察吏安民練兵核餉崇實行而不事虛名秉公衷而不持偏見故諄諄告誡並兩司道府州縣各有諭旨爾等亦宜細心體察與爾屬吏共勵官箴交相儆惕

朕自優加恩禮始終保全若爾等恣意狥私不能竭
忠盡職則深負
皇考簡用之恩其罪甚大國法森嚴朕雖欲寬貸爾等不
可得矣特諭

諭巡撫 雍正元年

國家任官守土綏輯兆民封疆之責惟撫臣為重今
之巡撫即古者保釐夾輔之臣也一省之事凡察吏
安民轉漕裕餉皆統攝於巡撫苟非正己率屬振飭

勵精則一切政刑錢穀必致隳墮補循保障之功何頼乎夫吏治不清民何由安從來大法則小廉自兩司以至郡縣平時叅見接談即可畧知其才品優劣迨試以委任訪之輿情賢否清濁自難淆混惟上官偏私好諛屬僚善於逢迎者即推為才能其樸直自好潔己愛民之員反無見知之地及至計典黜陟并遇選擇保題之缺或先納賄賂或責報異時始為之薦引亦有寄耳目於監司等官聽毀譽於幕賔僚友

之口以致舉劾不公潛滋奔競勸賞黜陟旣失其當地方安得良有司乎藩庫錢糧虧空近來或多至數十萬葢因廵撫之費用皆取給於藩司或以柔和互相侵那或先鈎致藩司短長繼以威制勒索分肥入己徒供一身夤緣自奉之費罔顧朝廷帑藏財用之虛及事發難掩惟思加派補庫展轉累民負國營私莫此為甚州縣積穀本為備荒之計水旱歉收之歲待此拯濟於民生最有關係今皆視為正供之餘項

借出陳易新之名半為胥吏中飽半為州縣補空一遇災荒茫無賑貸皆由廵撫平時疎畧包容玩愒所致也屬員缺出委署雖由兩司詳請其實廵撫操其權下屬鑽營囑托以缺之美惡定酬賂之重輕攝篆之人久則年餘近亦數月往往視為傳舍情同行刼不恤小民之脂膏但飽谿壑於無厭務償得署之餽遺而止試思此一年數月之間窮黎何罪而可縱貪暴以剝削之乎此等積弊尤為國法所不容者廵撫

參劾知府應由司道揭報參劾州縣應由司道府揭報所以示公慎無私之義也近有先行參劾而令其補揭若所劾不公則其補揭未免以勢凌之使不得不從果其當劾則司道府既不能公揭於前而復巧飾於後以寛其狥庇失察之咎上下容隱視功令為具文公慎無私之謂何撫標兵丁多者二千餘名少亦千餘名境内設有匪類竊發藉以捍禦搜捕今撫臣自謂無行軍進剿之職置標兵強弱於度外不加

訓練器械朽鈍營伍廢弛裁汰老弱之兵空糧悉歸私橐大非國家設兵衛民之意矣雲貴川廣猺獞雜處其奉公輸賦之土司皆當與內地人民一體休養俾得遂生樂業乃不虛朕懷保柔遠之心嗣後毋得生事擾累致令峒㞮失所至於土豪巨猾結交官吏武斷鄉曲逞奸干紀之徒每或彌縫漏網而告休歸田之大臣官員安分杜門反狗私吹索借端凌踐此皆大失好惡之公尤損保全耆舊之義非鎮撫者所

當留意乎爾諸撫臣皆荷
皇考任用之恩受全省撫綏之寄朕纘承大統祗遵成憲
優禮大臣保全終始惟冀爾等各抒忠悃安靖封疆
朕所諭者有則悔悟速改無則省躬加勉兩司道府
州縣各有諭旨爾亦宜詳細體察與諸屬吏共相勉
勗同心協力以盡職守若不念
皇考簡畀之隆致貽地方黎庶之害負恩曠職自取罪戾
朕又安能廢法以宥爾乎特諭

諭督學雍正元年

朕惟自古帝王皆以興賢育才為務我國朝自

太祖

太宗

世祖定鼎中夏首隆學校加意人才開國規模超越前古

迨至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一年培養教育怙冒涵濡深

仁厚澤有加無已

御製訓飭士子文頒布學宫東西南朔海澨山陬户習詩書家敦禮樂遐邇無不嚮風文教之隆莫過於此矣朕纘承大統遵守舊章寤寐求賢惟恐或失念學校為士子進身之階督學一官尤人倫風化所繫遴選各省學臣倍加鄭重爾等須廉潔持身精勤集事實行文風兩者所當並重若徒事文華而不敦崇實行猶未為盡職也表揚忠孝節義崇祀先聖先賢訪求山林隱逸搜羅名蹟藏書而衡文一道専以理明學

正典雅醇潔為主古人云言乃心聲氣由夙養必士品端而後文風正他日為國家柱石為朝廟羽儀不綦重歟勿私納苞苴勿瞻徇情面勿輕視武途勿濫取祠蔭勿矯激沽名勿昏庸廢事勿甲污貶節勿驕暴凌人胥吏必謹關防幕客尤宜選擇如此則內外交忠本末兼修上不負朝廷下不愧多士朕耳目所及必有見聞若罔顧聲名廉隅不飭國有常憲罰必隨之勉旃毋忽特諭

諭總兵 雍正元年

國家幅幀廣大凡嚴疆重鎮關塞要害之地設立總兵俾之鎮守上承督臣之節制下樹將弁之表率緝兵安民厥任綦重居是官者當以寧謐地方為念嚴飭官兵廵緝奸宄倘有匪類務必窮盡根株使宵小無從潛匿良民得以寧居若平時漫無覺察日久必致蔓延綢繆未雨之謂何武臣雖不干民事然保障捍衛責有攸歸守此方即當軫念此方之民毋得視

之膜外縱兵肆擾至文武職任雖分盡心王事則一

彼此和衷同心共濟自不致貽悞公事況揆文振武

經術同源善於恤兵必善於愛民尚何至縱兵虐民

失國家設兵衛民之意乎總兵統轄營汛甚多當以

訓練爲先嫺騎射整隊伍備器械限期校閱勤惰嚴

分賞罰明而軍政肅隱然一長城矣所屬將弁兵丁

智勇超羣則立登薦剡武藝精熟則特拔戎行以之

鼓勵軍士猶有古良將風焉兵之所需糧餉最重給

糧而扣尅則師旅有枵腹之憂缺兵而不補則營伍有空虛之患總兵率先潔已嚴飭偏裨毋得久懸兵缺以恣侵漁毋得尅減額糧以肥囊槖則兵籍無虛士氣益奮有不收臂指之效者乎至於馭兵之道務在寛嚴得中過寛則兵以怠玩而生驕過嚴則兵以拘廹而滋怨能於嚴明之中隱寓愛恤之意庶幾上下一心忠義自奮此又在爾鎮臣之善為運用者也

仰惟

皇考垂誡提鎮諸臣有曰韜鈐宜裕紀律宜明拊循宜至
訓練宜精又曰文武輯睦毋相抗衡軍民調劑各得
其平煌煌
天語勤於箴規久矣爾等皆係
皇考簡畀之人果能實心力行不致始勤終怠上負
聖訓朕心嘉乃成績必懋錫殊典如其徒擁厚祿虛糜爾
位既無益於兵民致有乖於令典國法森嚴朕不爾
貸也特諭

諭布政司 雍正元年

朕惟國家官制分省開藩爾職居方伯任寄旬宣所以綏輯羣黎布昭德意實庶邦之喉舌列服之綱維任既重矣責亦大矣府州縣官之賢不肖最關民生休戚當不時察核治行務知其實分别臧否以告督撫爾以無私自信督撫自不以私心致疑協和盡力以勸賢懲不肖則除害興利一方安矣今計典之黜陟特疏之薦彈朝廷憑督撫之奏章督撫憑布政之詳

揭爾布政為官吏表式自當益矢公忠若愛憎任情是非倒置以諂事上官通行請託為賢以不善逢迎恥捘暮夜為不肖其何以稱之屏之翰百辟為憲者哉夫官至監司敭歷有年當服官之初亷潔自守漸登高位頓改初心更有矯飾虚聲潛納賄賂陋俗相沿謂之名實兼收其罔上行私為尤甚孔子謂事君勿欺寧不聞乎賦役會計皆爾專司調濟均平乃為稱職今錢糧火耗日漸加增重者每兩加至四五錢

民脂民膏朘剝何堪至州縣差徭巧立名色恣其苛派竭小民衣食之資供官司奴隸之用爾試思戶版稅籍誰為職掌私派橫征誰任其咎顧可失於覺察乎各省庫項虧空動盈千萬是侵是那總無完補耗蠹公帑視為泛常尤為不法宜嚴革前弊永杜侵那如司庫盤查之責在廵撫虧空之由亦由廵撫廵撫借支而布政不應者少矣然職在監守果能廉正自持則廵撫挾勢借支斷不能行爾但謹身節用量入

為出司庫必無虧空矣州縣庫盤查之責在知府覺察虛實之責獨在布政爾但潔己率屬不容狥庇州縣庫必不虧空矣朕深悉弊原所以反覆諄切言之冀爾等悔且改也

皇考德洽區宇六十餘年朕嗣守丕基惟成法是式爾等皆蒙

皇考簡拔職任藩宣果能各効忠誠凛遵功令朕自始終保全加以擢用若營私黷貨瘝職累民爾既負

皇考之深恩朕又安能弛國家之令典三尺莫逭爾其慎之特諭

諭按察司 雍正元年

朕惟直省大小獄訟民命所關國家各設按察司以專掌之一切州縣申詳至爾司而獄成凡督撫達部題奏事件皆由爾司定案任豈不重歟

皇考仁覆如天每覽西曹奏牘反覆推詳惟寛惟慎逮情真罪當猶施緩決之恩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六十餘

年於茲朕嗣守

大訓思四海之内有匹夫匹婦罰非其辜者即非所以繼

皇考之志夙夜凛凛焉何道而能不濫不寛實爾司是賴

朕惟國家考定律例所以弼教非以厲民是故嚴立

刑書防其或罹於法及至斷獄又條分縷析思以曲

全其生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此律例之本意也今或情例相違牽合

文法以納民於網或有兩例並見輒上下其手以自

遂其私安得無冤獄哉

太祖高皇帝之訓曰生殺之際不可不慎聽斷之官必期得情大哉聖言包舉虞書周禮之義夫折獄憑口供而平反憑案卷今法吏不求得情惟求完結州縣案卷之中詳爾司者多鍛練口供附於律例冀免爾司之駁查爾司之詳督撫督撫之揭部院者又加文致焉冀免三法司之駁查漢路温舒所云奏當既成雖皐陶視之猶以為死有餘辜者也口供案卷如是冤

抑何從平反咎在聽斷之初心原非欲必得其情也今宜釐剔宿獘歸於明允毋得因循故事自墮姦欺也大計黜陟由爾司詳報督撫宜以用刑明慎執法不阿者為賢能毋以善事督撫弗逆爾意者為賢能也地方豪猾若苗有莠不除不翦害我嘉生至於良善巨室致政大臣猾吏或借端侵抑之非所以稱朕意也邇來士大夫好云名實兼收所謂名者官爵也所謂實者貨財也習俗媮薄朕甚憫焉夫六廉之義

百司攸同至納賄出入人罪於法尤重戕人之命破人之家以潤屋奉身歷觀古來逃於國法者十無一二免於天罰者更百無一二書之呂刑曰獄貨非寶非聽訟者之明訓歟爾司其正己率下使法無枉撓庶幾刑措之風尚其勗諸特諭

諭各道 雍正元年

爾等官歷僉司所以贊襄藩臬承流宣化者也分守分巡職居協理糧河鹽驛各有專司身居是官必顧

名思義名者實之華也克副其實而後名歸焉如守
巡兩道首當潔己惠民凡府州縣之廉潔貪汙俱宜
細加察訪不時容詳督撫以憑舉劾地方有土豪武
斷尤宜禁戢翦除衛良鋤莠乃稱其實若但知趨承
大吏或祗圖下屬陋規一切吏治民生槩置不問貪
庸陋劣殊負朝廷設官之意矣糧道專理漕運職任
匪輕使徒知起運規例加戥運費苦累運丁營私煩
擾有玷官箴貽害百姓何所底止河道有董率工程

之責凡分修河員孰賢孰否俱應洞晰並宜親身經歷查勘估計某口險峻某口平易某處堤工堅固某處冒支帑金倘不計虛實不辨勤惰僅以納賄多者為能員餽遺少者為拙吏而於工程漠不經意一遇坍潰誰之咎耶鹽道一官尤關國課邇年鹽法弊竇叢生正項錢糧每多虧欠一由上下各官需索商人巧立名色誅求無已窮商力竭不得不那新補舊上虧國課高擡鹽價下累小民故於官鹽騰貴貧民販

責動與捕役鬬毆株連人命流弊無窮一由商人用度奢靡相仍陋俗不知節儉致欠額徵爾等運籌鹽法宜將陋例積習盡情禁革必思何以甦商何以裕課上供軍國下利閭閻方為稱職驛道為驛站錢粮所係必廉潔自守乃克剔弊釐奸凡驛遞馬匹數目多寡每有假冒開銷歲修船隻亦有虛浮不實該員一貪貲貨勢必昏庸或過於苛覈勒索多方經管屬吏疲不能支總之病官病民悉緣貪黷敬爾有官垂

諸古訓靖共爾位載在風詩爾等各有常職各守官方名實二字極宜體認今以獻賂為實虛譽為名動云名實兼收內以欺己外以負國有靦面目其何以立身而抒忠藎乎

皇考御極六十餘年以軫恤民生為首務各省道員必親加遴擢諄諄誡勉極其詳慎朕纘承大統翼翼小心惟仰體

皇考愛養元元至意亦期爾等爭自濯磨振飭風憲以副

朕望果能肅清綱紀無致廢弛朕當破格奬勵其或
因循不改朕必置之重法特諭
諭副將叅將遊擊等官 雍正元年
朕惟國家兵制凡疆宇要地既設提督總兵統率鎮守
又設副將叅遊分列營伍遞相鈐轄蓋從古治兵有
大帥必有偏裨所以宣揚威武協贊軍機收指臂之
效奠磐石之安也爾等所屬地形有險易兵數有多
寡各宜預定練兵之法親校騎射嚴試技勇簡拔驍

銳更換老羸務令一營士卒人材雄健武藝精嫻又時教以行陣使之步伐進退井然有法日演月習氣壯心齊自成有制之師而無難折衝禦侮矣乃有不肖將弁不勤訓練按籍徒有虛名責效毫無實濟營伍廢弛為害最大其弊由於將弁之貪利而廢法一在冒虛糧而兵無實數一在尅月糧而兵有怨心上虧天家之糧餉下朘窮卒之脂膏身司戎務而不能廉正以服衆雖日示訓練之法誰為之踴躍用命乎

爾等遇有兵丁空缺即選力勇技精者補足隊伍至於馬步各糧按期領給不得尅減分毫古之良將多以愛恤士卒克建膚功投醪挾纊之風爾等宜知嚮慕焉官軍之協守一方所以捍衛一方之百姓故曰設兵以衛民也防亂於未萌緝奸於已發俾居民安家樂業共享昇平自然受兵之利而不受兵之害倘或約束不嚴縱兵肆虐誘賭放債恃強奪利甚至地方小警漫不防禦緝捕以致奸宄滋蔓徒卸責於有

司文武失和秦越相視殊背國家設兵鎮守之意律法具在罪有攸歸至於爾等簡用督撫中軍責任匪輕尤宜潔己奉公恪遵法紀至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員各有城守汎防之責亦宜努力稱職自奮功名

朕念爾等曾受

皇考選擢之恩自應保守前勞力圖後效果能整飭戎伍允著干城之望朕自不惜寵以崇階倘若廢隳武備侵漁糗芻甚且妄執武官不惜死之言恣意逞威虐

民生事為害於地方王法森嚴决難輕貸特諭

諭知府 雍正元年

國家親民之官莫先於守令蓋州縣官與民最親而知府又與州縣官最親凡州縣興利除弊之事皆於知府有專責焉是知府一官分寄督撫監司之耳目而為州牧縣令之表率丞流於上宣化於下所繫綦重矣漢宣帝有曰太守吏民之本也又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

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兩漢循良稱盛而賢守尤多龔黃召杜諸人大都皆廉潔和平正身率屬以與民休養生息史稱其所居民富所去民思此皆彰明較著者也

皇考澄敘官方慎簡僚吏知府中有政績茂異聲名著聞者必加優眷數年之間即膺殊擢所以鼓勵循良務令羣黎受福爾等蒙

皇考簡用之恩受國家民社之寄地方不甚遼遠則於民

閭之疾若可以周知勢分不甚懸殊則於屬下之賢否可以洞悉爾果廉正自持屏絶賄賂則督撫監司必不致肆行需索而州牧縣令亦不敢恣意貪婪近聞州縣火耗任意加增罔知顧忌以小民之脂膏飽貪吏之谿壑由爾不能却遺金於暮夜又安能禁屬吏之濫征乎盤查倉庫必須覈實不可視爲故事乃或借盤查之名勒索餽遺是因盤查而虧空愈甚矣爾能時勤勸誡加以體恤則州縣可無虧空之虞能

制節謹度淡薄是安則爾亦可免虧空之累勸農課桑以厚風俗禁強戢暴以安善良平情聽斷以清獄訟皆爾職守之所當盡者至於督撫舉劾州縣必由爾之詳揭務須秉公持正勿涉偏私若善於逢迎者從而庇護薦拔之而端方恬靜之人反故為摧抑下吏皆苟且營私以求容悅地方之事尚可問乎居官者每有初入仕途清操自矢漸登華要頓改初心既知砥礪廉隅即當始終一節更有巧於仕宦者人每

謂其名實兼收朕最不解此語夫名者實之華果能潔己愛民奉公盡職此所謂實也治行稱首民歌輿頌此所謂名也實至而名隨之如本立而華茂焉若以弋取虛譽為名而以封殖多藏為實此則小人之尤更甚於貪黷彰聞之輩矣朕纉承大統夙夜祇懼惟恐有負

皇考付託之重深冀爾等各體此意精白乃心以古循良自勉若狥私納賄不能率屬愛民貽害地方蔑視憲

典三尺具在朕不能為爾等寛也特諭

諭知州知縣雍正元年

朕惟國家首重吏治爾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貢賦獄訟爾實司之品秩雖卑職任綦重州縣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縣官不肖則民先受其害膺茲任者當體朝廷恵養元元之意以愛民為先務周察蔀屋綏輯鄉里治行果有其實循卓自有其名非内聚賄而外干譽謂之名實兼收也全省吏治如

作室然督撫其棟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縣其基址也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縣苟州縣之品行不端猶基不立則室不固庸有濟乎

皇考臨御六十一年灼知州縣之重特行引見咨詢明試至詳至慎其有廉能之員每不次超擢以示鼓勵令海内羣黎皆

皇考所懷保也朕膺

宗社重寄思纉
皇考之治功惟爾州縣諸臣具有父母斯民之責其為朕立之基址以固邦本焉誠能潔己奉公實心盡職一州一縣之中興仁興讓教孝教忠物阜民安刑清訟簡朕將升之朝寧用作股肱如或罔念民瘼恣意貪婪或朘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借刻以為清或恃才而多事或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吏以擾民或狥私逞欲以上虧國帑王章具在豈爾貸歟更有任

州縣時思肥己槩而漫云且侯顯要方立名節者其與初市清名晚而改操之人何以異哉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

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加增視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核或被科道糾叅必從重治罪決不寛貸

夫欲清虧空之源莫如節儉正直節儉則用無不足正直則上官不可干以私若朘小民之生以飽上官之貪欲冒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奢侈豈砥礪廉隅為民父母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恪共乃職勿貽罪戾毋謂地遠官卑朕不及察其賢否也特諭

諭恤老 雍正元年

上諭戶部恩賜老人原為崇年尚齒而地方賞老人者每州縣動數千金司庫收令上下通同侵扣吏役復

任意需索老人十不得一上負曠典罪不容逭今飭令督撫嚴查務令有司親自沿鄉訪察照肴據實造冊給發不許絲毫侵扣如仍蹈前弊立即叅處如督撫奉行不謹朕若訪出必加失察之罪再老人九十以上者州縣不時存問其或孤寡及子孫貧不能奉膳者督撫以至州縣共同設法恤養或奏聞動用錢糧務令得霑實惠特諭

諭旌表雍正元年

上諭禮部致治之要首在風化移風易俗莫先於鼓勵良善使人人知彛倫天則之為重忠孝亷節之宜敦古帝王勞來匡直所以納民於軌物者舍是無由也朝廷每遇覃恩詔款內必有旌表孝義貞節之條實係鉅典邇來直省大吏往往視為具文並未廣諮遠訪祗將有力之家囑託賂遺者漫憑郡縣監司之申詳即為題請建坊而山村僻壤窮氓耕織之人或救水養親天性篤孝或栢舟矢志之死靡他鄉鄰嗟嘆

為可欽而姓氏不傳於城邑幽光湮鬱潛德消沈者
何可勝數爾部即着傳諭督撫學政諸臣嗣後務期
各屬搜羅虗公核詢確據本人鄉評實蹟題奏旌奬
勿以匹夫匹婦而輕為沮抑勿以富家巨族而濫為
表揚以副朕成俗化民實心彰善至意特諭
諭追封
孔子五代雍正元年
上諭内閣禮部

至聖先師孔子道冠古今德參天地樹百王之模範立萬世之宗師其為功於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積厚流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則聖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徽不忘所自也粵稽舊制孔子之父叔梁公於宋真宗時追封啟聖自宋以後歷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則向來未加封號亦未奉祀祠庭朕仰體

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修崇德報功之典禮意欲追封五

代並享蒸嘗用伸景仰之誠庶慰羮牆之慕内閣禮
部可會同確議具奏

諭封

孔子五代王爵雍正元年

上諭五倫為百行之本天地君親師人所宜重而天地
君親之義又頼師教以彰明自古師道無過於孔子
誠首出之至聖也我

皇考崇儒重道超軼千古凡尊崇孔子典禮無不備至朕

蒙
皇考教育自幼讀書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無可增之
處故勅部追封孔子以上五代令部議封公上考前
代帝王皆有推崇之典唐明皇封孔子為文宣王宋
真宗加封至聖文宣王聖父叔梁紇為齊國公元加
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加封齊國公為啓聖王
至明嘉靖時猶以王係臣爵改稱為至聖先師孔子
改啓聖王為啓聖公王公雖俱屬尊稱朕意以為王

爵較尊孔子五代應否封王之處著問諸大臣具奏

諭舉孝廉方正 雍正元年

上諭直省督撫國家敦勵風俗首重賢良舉髦士以勸秀民實為政教之大端凡封疆大吏宜共體此意廣詢博訪不可視為具文漫不加察也前所頒恩詔内有每府州縣衛各舉孝廉方正暫賜以六品頂帶榮身以備詔用一條距今數月未有疏聞豈通都大邑之中海澨山陬之遠遂無潛修砥操克稱俊乂可應

諮古者歟誠恐有司怠於採訪雖有端方之品無由
上達殊負朕殷殷延攬之至意特着直省各督撫速
遵前諮確訪所屬果有行誼篤實素為鄉黨所推者
即列名舉奏毋得隱蔽及濫引塞責特諭

諭鄉會二場仍以孝經為論題 雍正元年

上諭孝經一書與五經並重蓋孝為百行之首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孝經衍義以闡發至德要道誠化民成
俗之本也鄉會科二場向以孝經為論題後改用太

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夫宋儒之書雖足羽翼經傳豈若聖言之廣大悉備今自雍正元年會試二場論題宜仍用孝經庶士子咸知誦習而民間亦敦本勵行即移孝作忠之道胥由乎此又聞各省鄉試房考凡州縣官由科甲出身者止許入闈一次夫考官以秉公精鑒識拔文才為主何論曾否入闈嗣後凡遇鄉科各省督撫臨場調齊科甲出身之員不論已未分房監臨試以時藝一篇其文理優長者入內簾房

考荒疎者供外場執事則分校得人而佳文盡拔矣朕於雍正元年開科廣額總欲鼓勵人才興起教化着該部通行直省督撫俾副朕崇教育才之意特諭

諭開墾　雍正元年

上諭朕臨御以來宵旰憂勤凡有益於民生者無不廣為籌度因念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土地所出僅可贍給偶遇荒歉民食維艱將來戶口日滋何以為業惟開墾一事於百姓最有裨益但向來開墾之弊

自州縣以至督撫俱需索陋規致墾荒之費浮於買價百姓畏縮不前往往膏腴荒棄豈不可惜嗣後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撓至陞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着著為定例其府州縣官能勸諭百姓開墾地畝多者准令議敘督撫大吏能督率各屬開墾地畝多者亦准議敘務使野無曠土家給人足以副朕富民阜俗之意該部即遵諭行

諭給漕米脚耗 雍正元年

上諭戸部朕自臨御以來勤求民瘼事無鉅細必延訪體察務期利民而於徵收錢糧尤爲留意惟恐閭閻滋擾此念時切於懷如江西省產漕各州縣運糧到省又自省倉搬上軍船故有脚耗扒夫修倉鋪墊等項編載全書歴來支給已久自康熙二十三年部中誤駁不准支給行令追還嗣後一例駁追究無完觧

至三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特頒諭旨將從前已經支給者俱免追賠恩
至渥也至康熙三十八年部議又以脚耗與扒夫等
項分晰未清仍令扣追不知脚耗乃貼運之總名扒
夫等項乃支給之細數其實一事非兩項也自康熙
三十八年至今二十餘載應追銀五十一萬餘兩米
六十一萬餘石積累增多究無完解追比日久官民
均受其累朕知之甚悉特諭爾部將從前積欠盡免
追贓向後准其支給以副朕加惠黎元體恤有司之

意爾部即遵諭行特諭

諭關差雍正元年

上諭各省關差國家之設關稅所以通商而非以累商以便民而非以病民也朕撫御寰區加惠黎庶惟恐民隱不能上達近聞榷關者往往寄耳目於胥役不實驗客貨之多寡而止憑胥役之報單胥役於中未免高下其手任意勒索飽其欲者雖貨多稅重而朦蔽不報者有之或從輕重報者亦有之不遂其欲雖

貨少稅輕而停滯關口至數日不得過是以國家之額稅聽猾吏之侵漁以小民之脂膏飽奸胥之谿壑司其事者竟若罔聞知乎又聞放關或有一日止一次者江濤險急河路窄隘停舟候關於商民亦甚不便嗣後榷關者務須秉公實心查驗過關船隻隨到隨查應報稅者納稅即放不得任胥役作弊勒索阻滯以副朕通商便民之意至於崇文門收稅及分派各處查稅之人亦有多方勒索分外苛求之弊京師

為四方輻輳之地行李絡繹豈宜苛刻滋擾監收者尤當不時稽察杜絶弊端爾等若不遵諭旨經朕訪聞定從重治罪特諭

諭立忠孝節義祠雍正元年

恩詔内開一旌表節義乃彰善大典每見直省地方有力之家尚能上達而鄉村貧窶之人則多湮沒無聞深可憫惻着督撫學臣及有司遍加採訪務使寒苦守節之家同霑恩澤至節婦年逾四十而身故計其

守節已歷十五載以上者亦應酌量旌奬着該部議
奏一旌表節義給銀建坊民間往往視為具文未曾
建立恐日久仍至泯沒不能使民間有所觀感着於
地方公所設立祠宇將前後忠孝節義之人俱標姓
氏於其中已故者則設牌面於祠中祭祀用以闡幽
光而垂永久着該部議奏

諭鼓勵農民雍正二年

上諭直省督撫朕惟四民以士為首農次之工商其下

也漢有力田孝弟之科而市井子孫不得仕宦重農抑末之意廒為近古今士子讀書砥行學成用世國家榮之以爵禄而農民勤勞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賦養父母育妻子其敦龎淳朴之行豈唯工賈不逮亦非不肖士人之所能及雖榮寵非其所慕而奬賞要當有加其令州縣有司擇老農之勤勞儉朴身無過舉者歲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榮身以示鼓勵特

諭

諭改幸學為詣學 雍正二年

上諭禮部等衙門帝王臨雍大典所以尊師重道為教化之本朕覽史冊所載多稱幸學而近日奏章儀注相沿未改此臣下尊君之詞朕心有所未安今釋奠伊邇朕將親詣行禮以後一應奏章記注稱幸非宜應改為詣字特諭

諭增學額中額 雍正二年

上諭禮部等衙門及國學諸生治天下之要以崇師重

道廣勵學宮為先務朕親詣太學釋奠先師禮畢進
諸生彞倫堂講經論學凡以明道術崇化源非徒飾
圜橋之觀聽也維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奉為師表其
附饗廟庭諸賢皆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
朝進退不一而賢儒代不乏人或有先罷而今宜復
有舊缺而今宜增其從祀崇聖祠者周程朱蔡外或
有可升而附並先賢先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
以昭崇報均關大典九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會

同詳考定議以聞再邇年文教廣被由我

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六十年來山陬海澨莫不家絃戸誦直省應試童子人多額少有垂老不獲一衿者其令督撫會同學臣查明實在人文最盛之州縣題請小學改為中學中學改為大學大學照府學額取録督撫等務宜秉公詳查不得徇私冒濫至鄉試解額

聖祖仁皇帝屢次增廣乙酉戊子等科復於額外加中五經三名至五十六年而罷以久而滋弊也嗣後各學

臣及祭酒司業於録科時先加面試實在貫通五經生監仍聽以五經應試主考閱文果佳本監取中四名直隸各省大小不一某省應取中幾名着分别詳議定數具奏如無佳文寧缺毋濫會試臨時請旨本監本科鄉試中式着加增十八名朕臨雍講學雖率由舊章然必期於世道文教有益不蹈一切虚文諸

臣其各欽遵特諭

諭樹藝雍正二年

上諭直省督撫等官朕惟撫養元元之道足用為先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廑念民依重農務本業已三令五申矣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户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畊耘兼收倍獲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周官所載廵稼之官不一而足又有保介田畯日在田閒皆為課農設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不兼此任也其各督率有司悉心勸相並不時咨訪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

者必為除去仍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奬賞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勸而惰者可化為勤矣再舍傍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種之處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桐可以資用即榛楛雜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乃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奸徒之盜竊亦為民利不小至孳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彘牧養如法乳字以時於生計不無裨

葢總之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畧所頼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厯使踴躍爭先人力無遺而地利始盡不惟民生可厚風俗亦可還淳爾督撫等官各體朕惓惓愛民之意實心奉行倘視為具文苟且塗飾或反以擾民則尤其不可也特諭

諭設普濟堂雍正二年

上諭順天府府尹等京師廣寧門外向有普濟堂凡老

疾無依之人每棲息於此司其事者樂善不倦殊為
可嘉
聖祖仁皇帝曾賜額立碑以旌好義爾等均有地方之責
宜時加奬勸以鼓舞之但年力尚壯及遊手好閒之
人不得借名混入其中以長浮惰而生事端又聞廣
渠門内有育嬰堂一區凡孩穉之不能育養者收留
於此數十年來成立者頗衆夫養少存孤載於月令
與扶衰恤老同一善舉為世俗之所難朕心嘉悅特

賜匾額並賜白金兩等其宣示朕懷並倡率資助之
益加鼓勵再行文各省督撫轉飭有司勸募好善之
人於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處若可以照京師例權
巧行之其於字弱恤孤之道似有裨益而凡人怵惕
惻隱之心亦可感發而興起也特諭

諭關差鹽差雍正二年

上諭各省關差鹽差從來關榷鹽稅之設所以通商裕
國或用欽差專轄或令督撫兼理無非因地制宜利

商便民之至意也朕前於關鹽兩差各下諭旨誥誡諄切但旗員向來相沿成習陽奉陰違任意侈靡不知撙節額外加派苦累商民差滿之日惟恐回京有當差効力之事每以缺額懇求寬限希圖掩飾是以不憚叮嚀再加申飭大抵關差之弊皆未講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長策惟知目前小利恣意侵漁聽信家丁縱容胥吏開關分别遲早肆無厭之誅求報單任意重輕為納課之多寡飽谿壑者則任其漏稅代

為朦朧不遂欲者則倒篋傾箱一物不免致商賈畏懼裹足不前行旅徬徨越關迂道則困商實所以自困也鹽差之弊尤合重懲飛渡重照責賣夾帶弊之在商者尤小加派陋規弊之在官者更大若不徹底澄清勢必致商人失業國帑常虧夫以一引之課漸添至數倍有餘官無論大小職無論文武皆視為利藪照引分肥商家安得而不重困賠累日深則配引日少配引日少則官鹽不得不貴而私鹽得以横行

故逐年之課難以奏銷連歲之引盡皆壅滯非加派之所致與故關差惟在嚴禁苛求使舟車絡繹貨物流通則税自足額鹽差惟在力除加派使商困少蘇盡復舊業則課自贏餘至於督撫係封疆大吏更當仰體朝廷歸併之意關政不得視為帶理漫不經心誤任屬員聽其剥削鹽政不得罔恤窮商獨專厚利硬派州縣計口徵錢夫榷關部屬尚有顧忌恐督撫持其長短今歸督撫則何所瞻顧巡鹽御史地方官

或不奉約束今歸督撫則孰敢抗違況欽差猶每年
更換而督撫兼理則無限期若不實心奉行使風清
弊絕則大負歸併之本意矣至將耗羡充課固屬急
公但恐以耗羡歸正額而正額之外復加耗羡商民
重輸曡出何以堪此朕深悉關鹽擾累之害垂念商
民營逐之苦特諭爾等經理榷稅者務期奉公守法
遴委得人知商旅之艱辛絕箕斂之弊賫通商即所
以理財足民即所以裕國如自利自便罔上行私責

有攸歸其悉遵朕旨特諭

諭關稅刊刻則例 雍正二年

上諭各省兼管關稅之廵撫凡商賈貿易之人往來關津宜加恩恤故將關差歸併廵撫以廵撫爲封疆大吏必能仰承德意加惠商旅也但各關俱有遠處口岸所委看管之家人賢愚不一難免額外苛求及勒取飯錢等弊稍不如意則縛送有司有司碍廵撫之面狥情枉法則商民無所控訴矣嗣後着將應上稅

課之貨物遵照則例逐件刊刻詳單印刷多張各貨店俱給一紙使衆人知悉其關上所有刊刻則例之木榜務令豎立街市使人共見不得藏匿屋内或有他紙掩蓋以便高下其手任意苛索立法如此自然剔除弊端但爾等受朕委任之重尤當仰體朕心遴選誠實可信之人以任稽查之責必期商民有益方為稱職特諭

諭禁現任官立生祠書院 雍正二年

上諭人臣膺命効職果能實心愛民清白自矢則官去民思甘棠留詠有愈久而不能忘者從古有之若今之生祠書院不知始自何人自督撫提鎮以及監司守令所在多有究其實不過官員在任之時或係下屬獻媚逢迎或地方紳衿有出入公門包攬詞訟之輩倡議糾合假公派費占地興工甚至園囿亭臺窮極華麗勞民傷財一無顧惜及其後或為宴會遊玩之塲或本官竟據為產業考其年月則官員去任之

後百姓追思而特爲興造者甚少此事向曾禁止而踵弊如故當再爲嚴飭嗣後如有仍造生祠書院者或經告發或被糾叅即將本官及爲首之人嚴加議處其現在之生祠書院如果係名宦去任之後民閒追思蓋造者准其存留其餘俱着地方官查明一概改爲别用或爲義學延師授徒以廣文教如此則以無用爲有用以惜民財力杜絶虚浮於地方風俗大有裨益特諭

諭外省秋審覆奏 雍正二年

上諭朕惟明刑所以弼教君德期於好生從來帝王於用刑之際法雖一定而心本寬仁是以虞廷以欽恤垂訓周書以慎罰爲辭誠以民命至重寧過乎仁毋過乎義也朕自臨御以來一切章奏無不留心細覽於刑讞一事尤加詳慎惟恐法司未能平允情罪未能悉當朕心深用惻然故凡京城及各直省題奏讞獄但少有可矜者無不法外施仁量加末減獨念朝

審重囚其情實者刑科必三覆奏聞勾出者方行處決而外省情實重囚惟於秋審後法司具題即咨行該省無覆奏之例朕思中外一體豈在京諸囚宜加詳慎在外省者獨可不用詳慎乎人命攸關自當同仁一視自今年為始凡外省重囚經秋審具題情實應決者爾法司亦照朝審之例三覆奏聞以副朕欽恤慎罰之至意特諭

御製

聖諭廣訓序 雍正二年

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此皆以敦本崇實之道為牖民覺世之模法莫良焉意莫厚焉我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恩普仁育萬物義正萬民六十年來宵衣旰食祗期薄海內外興仁講讓革薄從忠共成親遜之風永享昇平之治故

特頒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自綱常名

教之際以至於耕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公私鉅細
凡皆民情之所習皆
睿慮之所周視爾編氓誠如赤子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萬世守之莫能易也朕纘承大統臨
御兆人以
聖祖之心為心以
聖祖之政為政夙夜黽勉率由舊章惟恐小民遵信奉行
久而或怠用申誥誡以示提撕謹將

上諭十六條尋繹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名曰

聖諭廣訓旁徵遠引往復周詳意取顯明語多直樸無非

奉

先志以啟後人使羣黎百姓家喻而户曉也願爾兵民等

仰體

聖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視為條教號令之虚文共勉為

謹身節用之庶人盡除夫浮薄囂凌之陋習則風俗

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樂觀其成爾後嗣子孫

並受其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理豈或爽哉

諭戒朋黨 雍正二年

上諭諸王貝勒公滿漢文武大臣官員等朕即位後於
初御門聽政日即面諭諸王文武大臣諄諄以朋黨
為戒今一年以來此風猶未盡除
聖祖皇考亦時以朋黨訓誡廷臣俱不能仰體
聖心每分別門户彼此傾陷分為兩三黨各有私人一時
無知之流不入於此即入於彼朕在藩邸時黽勉獨

立深以朋黨為戒不入其內從不示恩亦無結怨設如朕當年在朋黨之內今日何顏對諸臣降此諭旨乎

皇考深知朕從無偏黨欲保全爾諸臣聲名故命朕纘承大統今大小臣工所以安然無事得享太平之福者皆我

皇考之恩賜也朕平日並未樹立黨援而登踐寶位爾等益可知朋黨之無益矣夫朋友亦五倫之一往來交

際原所不廢但按分相好止可施於平日至於朝廷公事則宜秉公持正不可稍涉黨援之私朕今御製朋黨論一篇頒示爾等洗心滌慮詳玩熟體如自信素不預朋黨者則當益加勉勵如或不能自保則當痛改前非務期君臣一德一心同好惡公是非斷不可存門户之見即爾等彼此亦當互相砥礪時常勸誡行事共求當理諸臣不負朕心則朕可不負

皇考付託之重朕之不負

皇考全在爾諸臣之共爲贊成朕爲天下之令主也諸臣果不負朕朕豈忍負諸臣乎朕之用人加恩容有未當之處或不能保其將來至於治人以罪無不詳慎或寛貸之處人有不能知者即下一嚴旨亦求至當從未隨意輕加呵斥如七十之悪亂舉國皆知發遣在道竟寛其械繫行時王大臣内多有贈遺此朋黨未消之明驗也夫朕用一人非其黨者嫉之罰一人是其黨者庇之使榮辱不關於賞罰則國法安在乎

嗣後朋黨之習務宜盡除爾等須捫心自問不可陽奉陰違以致欺君罔上悖理違天毋謂朕恩寬大罪不加衆倘自干罪戾朕雖未必盡行誅戮或千人之中百人百人之中十人爾等能自保不在百人十人之列乎書云禹拜昌言朕即效昌言之拜以求爾等斷絕黨私同心輔佐盡誠極言勿使朕有差過此朕所深望於爾等也凡人於朋友箴規尚不可背況君臣大義耶爾等當上念朝廷任用之恩下為身家子

孫之計各勉之慎之特諭

御製朋黨論 雍正二年

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為人臣者義當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則其情固結不可解而能與其君同好惡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而上下交乃有心懷二三不能與君同好惡以至於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之習為之害也夫人君之好惡惟求其至公而已矣凡用舍進退孰不以其為賢而進之以其為

不賢而退之惟惑恐其所見之未盡當也故虚其心以博稽衆論然必衆論盡歸於至正而人君從之方合於大公若朋黨之徒挾偏私以惑主聽而人君惑誤用之則是以至公之心反成其為至私之事矣孟子論國君之進賢退不肖既合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論而必加察焉以親見其賢否之實洪範稽疑以謀及乃心者求卿士庶民之從而皇極敷言必戒其好惡偏黨以歸於王道之蕩平正直若是乎人君之不

自用而必欲盡化天下之偏私以成大同也人臣乃敢溺私心樹朋黨各狥其好惡以為是非至使人君懲偏聽之生奸謂反不如獨見之公也朋黨之罪可勝誅乎我

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年用人行政邁越千古帝王而大小臣僚未能盡矢公忠往往要朋結黨

聖祖戒飭再三未能盡改朕即位以來屢加申飭而此風尚存彼不顧好惡之公而狥其私暱牢不可破上用

一人則相與議之曰是某所汲引者也於是乎遠之若浼曰吾避嫌也不附勢也爭懷妒心交騰謗口以媒蘖之必欲去之而後快上去一人則相與議之曰是某所中傷者也親暱者爲之惋惜疎遠者亦慰藉稱屈即素嫌隙者至此反致其殷勤欲借以釋憾而修好求一人責其改過自新者無有也於是乎其人亦不復自知其過惡而愈以滋其怨上之心是朝廷之賞罰黜陟不足為重輕而轉以黨人之咨嗟嘆息

為榮以黨人之指摘訕訕為辱亂天下之公是公非作好惡以陰撓人主予奪之柄朋黨之為害一至是哉且使人主之好惡而果有未公則何不面折廷諍而為是陽奉陰違以遂其植黨營私之計也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當時君臣告語望其匡弼而以面從後言為戒夫是故一堂之上都俞吁咈用能賡歌颺拜以成太和之運朕無日不延見羣臣造膝陳詞何事不可盡達顧乃默無獻替而狡獪叵

測蓄私見以肆為後言事君之義當如是乎古純臣之事君也必期致吾君於堯舜而人君亦當以堯舜自待其身豈惟當以堯舜待其身亦當以臯夔稷契待其臣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夫以吾君不能而謂之賊則為君者以吾臣不能亦當謂之忍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茍不以唐虞君臣相期待而區區倣法僅在漢唐以下是烏能廓然盡去其私心而悉合乎大公至正

之則哉宋歐陽修朋黨論創為邪說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夫罔上行私安得為道修之所謂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論而小人之為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濟其同利之實朕以為君子無朋惟小人則有之且如修之論將使終其黨者則為君子解散而不終於黨者反為小人朋黨之風至於流極而不可挽實修階之厲也設修在今日而為此論朕必誅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大抵文人掉弄筆舌但求騁其才辯每

至害理傷道而不恤惟六經語孟及宋五子傳註可
奉為典要論語謂君子不黨在易渙之六四曰渙其
羣元吉朱子謂上承九五下無應與為能散其朋黨
之象大善而吉然則君子之必無朋黨而朋黨之必
貴解散以求元吉聖人之垂訓亦既明且切矣夫朋
友亦五倫之一朋黨不可有而朋友之道不可無然
惟草茅伏處之時恒資其講習以相佽助今既登朝
涖官則君臣為公義而朋友為私情人臣當以公滅

私豈得稍顧私情而違公義且即以君親之並重而出身事主則以其身致之於君而尚不能為父母有況朋友乎況可藉口於朋以怙其黨乎朕自四十五年來一切情偽無不洞矚今臨御之後思移風易俗躋斯世於熙皡之盛故兼聽並觀周諏博採以詳悉世務且熟察風俗之變易與否而無知小人輙議朕為煩苛瑣細有云人君不當親庶務者信若斯言則臯陶之陳謨何以云一日二日萬幾孔子之贊舜何

以云好問好察此皆朋黨之錮習未去畏人君之英
察而欲蒙蔽耳目以自便其好惡之私焉耳朕在藩
邸時坦易光明不樹私恩小惠與滿漢臣工素無交
與有欲往來門下嚴加拒絕
聖祖鑒朕居心行事公正無私故令纘承大統今之好為
朋黨者不過冀其攀援扶植緩急可恃而不知其無
益也徒自逆天悖義以陷於誅絕之罪亦甚可憫矣
朕願滿漢文武大小諸臣合為一心共竭忠悃與君

同其好惡之公恪遵大易論語之明訓而盡去其朋比黨援之積習庶肅然有以凜尊卑之分歡然有以洽上下之情虞廷賡歌颺拜明良喜起之休風豈不再見於今日哉

諭日月合璧 雍正三年

上諭據欽天監奏稱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以同明五星連珠而共貫宿躔營室之次位當娵訾之宮為從來未有之瑞應請勅付史館等語朕

惟日月五星運行於天本有常度是以從古歷元可
坐算而得然古稱高陽時五星會於營室漢帝時五
星聚於東井宋祖時五星聚於奎壁史書皆紀以為
祥蓋七政會合數雖一定而遭逢其時者實海宇昇
平民安物阜之會也若以為德化所致朕方臨御二
載有何功德遽能致此嘉祥皆由我
皇考六十餘年聖德神功蟠天際地為千古不世出之君
為

上天第一篤愛之子所以純禧駢集歴数綿長錫祚垂光
至於今日覯此難逢之嘉瑞朕嗣統以來兢兢業業
率由舊章惟以
皇考之心為心以
皇考之政為政宅衷圖事罔敢稍越尺寸故邀
上天垂鑒仍如
皇考之御宇綏猷而錫以無疆之福也朕幸逢嘉會不但
不敢自居亦且不敢自謙總由

上天申眷
皇考朕與天下臣民同在福祐之中當與天下臣民共慶
之所奏着付史館并頒示中外該部知道
諭諱
孔聖名 雍正三年
上諭古有諱名之禮所以昭誠敬致尊崇也朕臨御以
來恐臣民過於拘謹屢降諭旨凡與御諱聲音相同
字樣不必迴避近見各省地名以音同而改易者頗

多朕為天下主而四海臣民竭誠盡敬如此況
孔子德高千古道冠百王以正彝倫以端風化為往聖
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受師
資之益而直省郡邑之名如商丘章丘等今古相沿
未改朕心深為不安爾等會議凡直省地名有同聖
諱者或改讀某音或另易他字至於常用之際於此
字作何迴避一併詳議具奏

御製平定青海碑雍正三年

我國家受
天眷命撫臨八極日月所照罔不臣順遐邇乂安兆人蒙
福乃有羅卜藏丹津者其先世固始汗自國初稽首
歸命當時使臣建議畀以駐牧之地其居雜番羌密
近甘凉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睿慮深遠每廑於懷既
親御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部落札什巴圖兒等
震讋承命

聖祖仁皇帝因沛殊恩封為親王兄弟八人咸賜爵祿羈縻包容示以寬大而狼心梟性不可以德義化三十年來包藏異志朕紹登寶位優之錫賚榮其封號尚冀革心輯寧部衆而羅卜藏丹津昏謬狂悖同黨吹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溫布藏巴札布等實為元惡謂國家方弘浩蕩之恩不設嚴密之備誕敢首造逆謀廹脅番羌侵犯邉城反狀彰露用不可釋於天誅遂命川陝總督太保公年羮堯為撫遠大將軍聲罪

致討以雍正元年十月師始出塞自冬涉春屢破其
衆凡同叛之部落戈鋋所指應時摧敗招降數十萬
衆又降其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二十餘人朕猶憫其
蠢愚若悔禍思愆束手來歸尚可全宥而怙惡不悛
負險抗違乃決翦滅之計以方略密付大將軍年羮
堯調度軍謀簡稽將士用四川提督岳鍾琪為奮威
將軍於仲春初旬禡牙徂征分道深入擣其窟穴雷
掃風驅搜剔巖阻賊徒蒼黃糜潰竄匿失據羅卜藏

丹津之母及逆謀渠魁悉就俘執擒獲賊衆累萬牲畜軍械不可數計賊首逃遁我師踰險窮追獲其輜重人口殆盡羅卜藏丹津孑身易服竄匿荒山殘喘待斃自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僅旬有五日軍士無久役之勞内地無轉輸之費克奏膚功永清西徼三月之朔奏凱旋旅鐃鼓喧轟士衆訢喜四月十有二日以倡逆之吹拉克諾木齊等三人獻俘廟

社受俘之日臣民稱慶伏念

聖祖仁皇帝威靈震於遐方福慶流於奕葉用克張皇六

師殄滅狂賊行間將士亦由感激

湛恩厚澤為朕踴躍用命斯役也芟夷凶悖綏靖番羌俾

熢燧永息中外人民胥享安阜實成

先志以懋有丕績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於學

所以定兵謀也獻馘而釋奠於學所以告凱捷也宜

刊諸珉石揭於太學用昭示於無極遂為之銘曰

天有雷霆聖作弧矢輔仁而行威遠寧邇維此青海種類實繁錫之茅土列在藩垣被我寵光位崇祿富負其阻遐禍心潛搆恭惟

聖祖慮遠智周睠念荒服綏撫懷柔朔野既清西陲攸震爵號洊加示之恩信如何兇狡造謀逆天鼓動昏慈寇侵於邊惟彼有罪自干天罰桓桓虎貔爰張九伐王師即路冬雪初零日耀組練雷響鼙鉦蠢茲不順敢逆戎旅奮張螳臂以當齊斧止如山嶽疾如雨風

我戰則克賊壘其空彼昏終迷曾不悔尤當翦而滅斯焉決計厲兵簡將往擣其巢踰歷嶔嶇坦若坰郊賊棄其家我縶而獲牛馬穀量器仗山積蹇兎失窟何所逋逃枯魚遊釜假息煎熬師以順動神明所福旬日凱歸不疾而速殪彼逆謀懸首藁街獻俘成禮金鼓調諧西域所瞻此惟雄特天討既申羣酋惕息櫜戈偃革告成辟雍聲教遐暨萬國來同惟我

聖祖親平大漠巍功煥文邁桓軼勺流光悠久視此銘辭

繼志述事念兹在兹

諭積貯雍正三年

上諭古者視歲之上中為儲蓄之節蓋官民經畫久遠不為一時茍且之計積之於豐年用之於歉歲所謂有備無患法良而意美也朕自臨御以來宵旰勤求無刻不以民依為念乃重農積粟之詔屢下而閭閻卒少蓋藏官倉亦多虧缺即如直隸保定等府去歲頗稱有秋今春二麥亦熟乃以夏秋雨水過多田禾

被澇而民間遂有饑色幾至流離若非多方賑恤窮民必致失所此皆草野無知食不以時用不以禮但快目前之有餘罔計異日之不足一遭旱澇追悔無從至於常平等倉原為備荒而設乃有司奉行不力多致缺額罪何可逭茲據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河南山西陝西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督撫報稱今歲秋成八九十分不等朕覽奏不勝慰悅又重為吾民計及長久宜及此時講求儲蓄之道以備將來

該督撫等可轉飭有司徧行曉諭務須撙節愛惜各留有餘預為他時緩急之需社倉之法亦宜趁此豐年努力為之勿但視為虛文故事朕為吾民籌畫養贍之道惓惓於懷無時或釋而吾民自謀其身家若但苟且因循不復長顧遠慮則重負朕軫念元元之意矣至於州縣倉儲向有虧缺者若不趁此豐收之時速行買補將來發覺斷不姑貸慎之慎之特諭

御製大清律集解序 雍正三年

周禮大小司寇之職以三典詰四方以五刑聽獄訟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月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聚而觀之是知先王立法定制將以明示朝野俾官習之而能斷民知之而不犯所由息爭化俗而致於刑措也恭惟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大德如天以至仁涵育羣生法司上奏率多全宥停刑肆赦屢沛

恩綸

臨御六十一年厚澤周浹乎宇内血氣心知之倫熙然安處於仁壽之域朕紹守丕圖深懷繼述雍正元年八月乃命諸臣將律例館舊所纂修未畢者遴簡西曹殫心蒐輯稿本進呈朕以是書民命攸關一句一字必親加省覽每與諸臣辯論商榷折中裁定或析異以歸同或删繁而就約務期求造律之意輕重有權盡讞獄之情寛嚴得體三年八月編校告竣刊布内

外永為遵守易曰先王以明罰勑法漢鄭昌言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無所施是書也豈惟百爾有位宜精思熟習悉其聰明以察小大之比凡士之注名吏部將膺民社之責者講明有素則臨民治事不假於幕客胥吏而判決有餘若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窮鄉所在州縣倣周禮布憲讀法之制時為解說令父老子弟遞相告戒知畏法而重自愛如此則聽斷明於上牒訟息於下風俗可正禮讓可興於以體

皇考好生之德而追虞廷從欲之治不難矣朕實有厚望焉

諭耕耤感召雍正四年

上諭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朕即位以來念切民依舉行耕耤之禮殫竭精誠為民祈穀於

上帝乃雍正一年三年耤田疊產嘉禾有至一莖九穗者朕心亦為偶然之事今據府尹劉於義進呈今歲耕田所産自一莖雙穗三穗以至八穗九穗皆碩大堅

好異於常穀朕見之心甚慰悅特令宣示廷臣朕並非以此為祥瑞誇耀於衆也蓋實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無纖毫之或爽朕以至誠肫懇之心每歲躬耕耤田以重農事即蒙
上帝降鑒叠産嘉穀以昭休應似此八穗九穗之穀豈人力之所能強為亦豈人君所能強之使有乎天人感應之理朕見之最真最切但恐此心不誠耳誠則未有不動者即如從前青海蠢動朕為邉陲憂慮虔禱

於宮中不數旬而捷音即至疆圉寧謐又如前歲夏閒近畿雨澤稍愆朕在宮中默禱減膳修省虔誠叩懇不數日而甘霖大沛禾稼有秋此皆近年以來朕親行親驗之事至於去年夏秋之間時常陰雨而朕在宮中但覺雨水稍多不知其大為民患而李維鈞並不將畿輔被潦實情具奏是以朕竟不聞知未曾早為虔禱殫竭誠心以挽

天意而舒民困及蔡珽署直隸總督事務詳細奏聞朕宵

旰憂勤幾廢寢食於是截漕發倉多方賑濟京城設廠各邑興工俾窮民皆得餬口是以地方雖被水災而小民不致流離失所朕撫綏憫恤之念實為迫切今歲二麥豐收禾黍暢茂此皆

上天俯鑒朕衷故加惠黎元而錫以盈寧之慶也蓋天生民而立之君鑒觀在上人君一念敬謹政事無闕天必嘉之佑之一念放逸政事有乖天必儆之戒之此一定之理也況人君撫馭臣庶位處極尊所以賞罰

之者獨有
上天耳是以朕每於水旱等事皆實心內省必係朕有過
失
上天儆戒示譴也至於各省旱澇之事朕皆視同一體原
無彼此之別惟是地方相隔路遠彼地偶有水旱有
司未必即行具報及至奏達朕前而緊急之時已過
是以朕無從盡其誠心為之祈禱此其責則全在本
省督撫矣督撫受朕委任之重為朕養育萬民必視

百姓之疾苦如痛癢之在己身一遇水旱饑饉必思所以致此之由或因本省之政事吏治有闕即思速為改易之或因本地之人心風俗不端即思速為化導之兢兢業業修省祈禱竭盡誠心一如朕之朝乾夕惕斷無不可以挽回

天意者假若聞朕之政治稍有闕失亦即直言陳奏不必隱諱如此則官與民聯為一體臣與君又聯為一體太和翔洽實意交孚天聽雖高誠呼吸可通矣朕每

歲躬耕耤田並非崇尚虛文以為觀美實是敬
天勤民之至意禮曰天子為耤千畝諸侯百畝據此則耕
耤之禮亦可通於臣下矣朕意欲令地方守土之官
俱行耕耤之禮使知稼穡之艱難悉農民之作苦量
天時之晴雨察地力之肥磽如此則凡為官者皆時
存重農課稼之心則凡為農者亦斷無苟安惰忽之
習似與養民務本之道大有裨益著九卿詳議具奏
特諭

諭正士習

雍正四年

上諭爲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屬編氓皆尊之奉之以爲讀聖賢之書列膠庠之選其所言所行俱可以爲鄉人法則也故必敦品勵學謹言愼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後以聖賢詩書之道開示愚民則民必聽從其言服習其教相率而歸於謹厚或小民偶有不善之事即懷愧恥之心相戒勿令某人知之如古人之往事則民風何患不淳世道何患不復古耶朕

觀今日之士雖不乏閉戶勤修讀書立品之輩而蕩檢踰閑不顧名節者亦復不少或出入官署包攬詞訟或武斷鄉曲欺壓平民或違抗錢糧藐視國法或代民納課私潤身家種種卑汚下賤之事難以悉數彼為民者見士子誦讀聖賢之書而行止尚且如此則必薄待讀書之人而並且輕視聖賢之書矣士習不端民風何由而正其間關係極為重大朕自即位以來加恩學校培養人材所以教育士子者無所不

至宜乎天下之士皆鼓舞奮興爭自濯磨盡去其挑達之習矣而内外諸臣條奏中臚列諸生之劣蹟請行嚴懲者甚多朕思轉移化導之法當先端其本源教官者多士之儀型也學臣者教官之表率也教官多屬中材又或年齒衰邁貪位竊禄與士子為朋儕視考課為故套而學臣又但以衡文為事任教官之因循怠惰苟且塞責漫不加察所以倡率之本不立無怪乎士習之不端而風俗之未淳也朕孜孜圖治

欲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皆向風而慕義革薄而從忠故特簡督學之臣慎重教官之職欲使自上而下端本澄源以收實效也凡為學臣者務須持正秉公宣揚風化於教官之稱職者即加薦拔溺職者即行參革為教官者訓誨士子悉秉誠心如父兄之督課子弟至於分别優劣則至公至當不涉偏私如此各盡其道則士子人人崇尚品誼砥礪廉隅且不但自淑其身而羣黎百姓日聞善言日覩善行以生其感發

之念風俗之丕變庶幾其可望也特諭

諭學政保舉生員 雍正四年

上諭國家設學校以儲養人材鄉會廷試拔其尤者而用之即古選士造士之遺意也但士子作文有一日之長短縱使主司公明搜羅豈能無遺況去取惟憑文藝其人品之高下才能之優絀無由得知每有出羣拔萃之才屢試不售即或晚得一第而年力衰邁不堪為國家任使朕思各省學政奉命課士黜陟舉

優係其專責嗣後學政三年任滿將生員中實在人品端方有猷有為有守之士大省舉四五人小省二人送部引見朕親加考試酌量擢用現在報滿各學政即遵照薦舉其到任未久者如有所知亦即舉出夫一省而舉數士不可謂無人學政巡歷各府三年之久日與士子相親考文察行不得謂不知但能虛公衡鑑所舉必得其人且風聲所樹凡讀書士子必皆鼓舞振興力學敦行求為有用之儒於士習人材

大有裨益該學政其各實心奉行毋得苟且塞責如有狥私冒濫等弊必嚴加治罪特諭

諭老人雍正四年

上諭朕覽戶部奏銷本章見恩詔內賞給老人一項直隸各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共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五名賞給絹布等件價銀共八十九萬餘兩米一十六萬五千餘石等語凡此老人但就民人而言如仕宦紳士商賈僧道皆不入此

數之内洪範以壽居五福之首而昔人稱七十為古
稀誠以壽為難得而可貴也乃今日老人之多至於
如此皆由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以來深仁厚澤休養生息凡
山陬海澨僻壤窮鄉無不沐浴
鴻慈涵濡大化太和翔洽壽國壽民所以期頤耄耋龎眉
皓首之人至數百餘萬之多所謂老者以壽終幼孤
得遂長者皆我

皇考之賜也從此益加培養日積月累則民間之享高年介眉壽者更不知如何之衆矣此等老人躬際昌明年登上壽大抵皆居心忠厚力行善事之人即有一二年少時未盡醇謹者亦必中年暮齒能自悔悟之人蓋一念修省即荷

上天福佑也是國家有培養之恩而由本人能修善以祇承之非倖而致之者也爾等百姓覩百年之盛事當歡忻鼓舞謹身修德以迓天庥父與父言慈子與子

言孝兄弟友恭夫婦和順比閭族黨之間相親相愛無詐無欺革薄從忠循分守法盡除乖戾之氣為國家淳朴善良之民則天地佑善錫福長享遐年此必然之理也但生齒日繁食指繁多則謀生之計不可不講爾等百姓當重農桑以順天時勤開墾以盡地利務本業以戒遊惰謹蓋藏以裕久遠而且節省食用愛惜物力毋縱奢侈毋競紛華毋任意靡費以耗有用之財毋但顧目前而忘經久之計朕以勤儉先

天下宫禁之中於食餘之物皆不忍棄必令人檢取收貯之數年以來所貯米粟已至數十石之多朕臨御萬方尚多方樽節愛養以為加惠元元之本爾等小民安可縱口腹之所欲而忘物力之艱難乎爾等誠能體朕諄諄訓誨之意敦善行則心體安務本計則俯仰足惜財用則家室裕人心和樂風俗醇美同為壽考之人長享昇平之福豈非朕之所厚望哉着該部將朕此旨轉發直省督撫通行所屬郡邑鄉村

咸使聞知特諭

諭辯利弊雍正四年

上諭帝王體國經邦政治所施惟準乎道理之至當寛嚴賞罰各得其宜若一涉利弊二字便入於私是以孟子云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蓋仁所以休養安全義所以裁成化導也朕自承大統四年於兹凡政教號令皆遵法

皇考

皇考在位六十一年

聖謨弘遠

諭旨周詳紀綱法度靡不備舉特當時臣下或有陽奉陰違不能實力遵行者或有事經歷久漸至廢弛者朕在藩邸時知之甚悉即位以來仰體

皇考仁育義正之心屢降明旨諄諄誥誡無非欲内外大小臣僚咸恪遵

皇考之良法美政實心奉行以共成久安長治之盛是朕

所行之政皆

皇考已行之章程所申之令皆

皇考已申之寶訓實未嘗有所減損增益也特以歷年既久新進疎遠之臣未能悉知見朕所施之政令遂以為從前所未有而淺陋寡識之人往往於陳奏內有衆利皆興諸弊盡除等語朕經理天下凡用人行政悉本大中至正之心事至而應惟理所當然從無計及利弊之私意如謂興利除弊則凡平治道路疏濬

河渠修葺城垣開墾田畝此國家經理之常典而可謂之興利乎年歲豐歉不齊設有水旱爲之賑饑平糶蠲賦緩徵此朝廷軫恤之恒政而可謂之興利乎老人應賜以衣食則賜之孤獨應恤以錢糧則恤之勸以孝弟本小民自有之天良助以耕桑因閭閻各盡之職業而可謂之興利乎至於盜賊姦宄法所當誅貪官汚吏法所應黜豪紳劣衿法所應鋤而謂誅盜奸黜貪汚鋤豪劣爲除弊可乎情罪重者予以刑

辟情罪輕者予以矜釋此又可謂除弊乎欲正民風而端士習不得不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也將以此為興利乎抑除弊乎念習俗之流於奢靡也朕躬為節儉以身示天下慮農人之惰於南畝也朕親為耕耤以身先天下將以此為興利乎抑除弊乎夫存興利之心即有不利之害有除弊之意即有啟弊之端由此類推治道安得有利弊之名朕又何嘗有興利除弊之舉也

皇考六十餘年有豐功偉烈布在方册皆因事治事以人治人從不居興利除弊之名而以此頌揚朕之政事朕實不敢當朕亦不願當也外省督撫諸臣未能深悉朕意爲此曉諭知之

諭河清加恩雍正五年

上諭覽諸王大臣等奏稱河水澄清二千里期逾兩旬爲從來未有之瑞懇請陞殿慶賀朕嘗言天下至大庶務至繁斷非人主一身所能經理必賴内外臣工

協力贊襄然後可以成一道同風之盛若上有凉德之主而下皆臯夔稷契之臣則工虞水火佐理有人政務亦不患其不舉若上有堯舜之主而下皆共工驩兜之輩則耳目股肱無所資藉政務亦必至於廢弛故人君之道以得人為要而人臣之道以奉職為先此一定之理也朕統臨萬方雖刻刻有勵精圖治之念然必賴內外臣工共矢公忠各殫才力然後有實政實效及於吏治民生方可以感

天和而錫繁祉不然則朕雖有勤政之念豈能事事躬親
辦理之也今見數年之中荷蒙
上天
皇考默佑疊錫嘉祥茲又有河清之上瑞朕細推天人感
應之理自非無因應是內外臣工能體朕宵衣旰食
之懷洗陽奉陰違之習分猷効職有數端之善上合
昊天
皇考之心是以錫茲福慶以勵將來爾等試再思之人事

甫修僅有數端之善即邀

上天

皇考之嘉貺若此倘能益竭忠誠事事皆善則其獲福又當何如或由此而侈然自足怠惰前修則其獲譴又當何如可不慎乎可不懼乎況天道惡盈朕心方且因此益加戒儆所請慶賀典禮朕必不行朕念君臣之間實屬一體

上天

皇考既垂訓於朕朕即以此訓及諸臣
上天
皇考既賜福於朕朕即以此福及諸臣凡屬京官自大學士尚書以下主事以上内大臣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步軍統領以下叅領以上凡屬外官自督撫以下知縣以上武官自將軍提鎮以下叅將以上俱着加一級其王公等管理部院都統事務者應如何加
恩之處着宗人府議奏自兹以往内外臣工當益加

黽勉精白乃心和衷共濟矢勤矢慎秉公去私凜天

鑒之匪遥念感應之不爽以至誠至敬仰承

上天

皇考之眷佑則受福孔多永永弗替矣勉之勉之

諭州縣舉薦雍正五年

上諭從來為政在乎得人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蓋

賢才登進在位者多則分猷効職庶績自能就理而

民生無不被其澤也朕即位以來加意旁求凡所以

延訪擢用之道盡朕心力如現任官員及候補候選科目諸人每特令薦舉遴選引見廣開錄用之途冀收羣策之力又念各省學校之說原以養育人材爰命學臣保舉賢能升聞於朝以備任使乃直省學臣所舉人數不多又多草率塞責不能副得人之實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直省府州縣學貢生生員多者數百人少亦不下百餘其中豈無行誼醇篤好修自愛明達之士乎着知州知縣官會同各該學教官

將府州縣之貢生生員内居家孝友行止端方才可
辦事而文亦可觀者秉公確查一學各舉一人於今
年秋末冬初申報該上司奏聞請㫖其或僻遠中學
小學實無可舉者令知縣教官出具印結該督撫查
實奏聞朕因廣攬人材舉此曠典所以黜浮華而資
實用州縣教職等官為一方師長選賢薦能乃其專
責倘敢有輕忽之心虛應故事濫舉非人者定照溺
職例革職若或徇情受賄則又加倍治罪八旗之滿

洲蒙古漢軍亦照此例將人品端方通曉漢文者着該佐領各舉一人如不得其人之佐領亦具印結令該都統彙齊奏聞請旨庶使潛修篤行之士得以表見而國家亦收得人之效矣特諭

諭鄉試房考調取鄰省舉人進士 雍正五年

上諭外省鄉試房考舊例皆用現任知縣入闈朕思知縣身為民牧所職地方政務甚為殷繁每當鄉試屆期赴省入闈動經數月諸事必至躭延遲悮且一縣

之中豈可無正印官在署管轄況知縣到任以後日理簿書錢穀之事於文藝未免荒疎倘令辦事之時猶必温習舉業以為房考待衡之地其勢難以兼顧又本省本縣應試舉子皆即縣令所管轄之子民於形跡亦涉嫌疑朕意欲將外省房官之例斟酌更定或於鄰近省分舉人進士之員在家候選者臨期調取數十人以為房考之用交與監臨之督撫秉公掣簽令其入闈分校如此則房考非現任之官既可於

政事不致遲悞而伊等候選在家仍可不時溫習舉業以備銜文之任似為有益但必須籌畫周詳始可以杜弊端而收科場之實效着九卿悉心詳議具奏

諭訓節儉雍正五年

上諭前織造等衙門貢獻物件其所進御用繡綫黃龍袍曾至九件之多又見燈幃之上有加以繡綫為飾者朕心深為不悦比即切加誡諭近因端陽佳節外間所進香囊宮扇等件中有粧飾華麗雕刻精工亦

甚至於繡扇者此皆糜費於無益之地開風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惡而不取也外省諸臣凡有進獻方物土儀朕留於宫中服用者所需實不多每隨便頒賜諸王内外大臣等所以推廣恩澤也如黄龍繡緞之類既不可以頒賜諸王大臣不過收貯於宫中耳其於華燦之物在朕用之心中尚覺不安若賜諸王大臣在伊等亦覺非分豈非糜費於無益之地乎况朕素性實不喜華靡一切器具惟以雅潔適用爲貴此

朕撙節愛惜之心本出於自然並非勉強數十年如一日者凡臣進獻惟應量加工價少異於市肆之物即可見諸臣恭敬之忱何必過於工巧而後見其誠悃乎工匠造物之情喜新好異無所底止見一靡麗之式樣初則競相慕傚後必出奇鬬勝以相誇此雕文纂組之風古人所以斥為竒衺豈可導使為之而不防其漸乎蓋治天下之道莫要於厚風俗而厚風俗之道必當崇儉而去奢若諸臣進獻之物以奢為

尚又何以訓民間之儉約乎朕觀四民之業士之外
農爲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爲天下
之本務而工商皆其末也今若於器用服玩之物爭
尚華巧必將多用工匠以爲之市肆之中多一工作
之人即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見
輕於古人也且愚民見工匠之利多於力田必羣趨
而爲工羣趨爲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
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

農而並有害於工也小民舍輕利而趨重利故逐末易而務本難苟為官者遽然繩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勢有所難行惟平日留心時刻勸導使小民知本業之為貴又復訓飭閭閻崇尚朴實工作之間不事華巧如此日積月累遂成風俗雖不必使為工者盡歸於農然可免為農者相率而趨於工矣至如士人所業在乎讀書明理以為世用故為四民之首然父兄之教子弟亦當觀其才質如何若果聰悟懿

愼洵可望其有成則當使之就學而為士若愚濁中
下之資讀書難通即當早令改業歸農使之盡力於
南畝以為仰事俯育之資誠恐讀書不成而又粗識
數字曠廢閒遊必到非分妄為越禮犯法是浮慕讀
書之名而不得其道其傷農而害本者為尤甚亦不
可不知戒也朕深揆人情物理之源知奢儉一端關
係民生風俗者至大故欲中外臣民黜奢禁末專力
於本人人自厚其生自正其德則天下共享太平之

樂矣昔人云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不知奢者取用少而費力多儉者取用多而費力少則由奢入儉乃人人行之甚便者不可為難也中外臣民共深體朕意朕自身體力行諸王内外大臣文武官弁與鄉紳富户當欽遵朕諭期共勉之勿視為具文特諭

諭辯禮義廉恥雍正五年

上諭近因考試新科進士以宋儒所云士人當有禮義廉恥句為論題諸進士試卷進呈朕躬自披覽見其

文藝之工拙優劣固有不同然大槩皆詞章記誦之常談見解卑淺識量狹隘未能真知題中之理蘊而實有發明蓋所言止於儀文末節而已非禮義廉恥之大者也朕則謂古人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者蓋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皆範圍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而士人貴有禮義廉恥之說所指甚遠所包甚宏上之為人君下之為人臣皆當求其大者以為務而不可屬於儀文末節之間也以禮言之如化民成俗立

教明倫使天下之人爲臣者皆知忠爲子者皆知孝此禮之大者也進退周旋俯仰揖讓此禮之小者也以義言之如開誠布公蕩平正直使天下之人無黨無偏和衷共濟此義之大者也然諾不欺出入必謹此義之小者也以廉言之理財制用崇儉務本使天下之人家給人足路不拾遺盜賊不生爭訟不作貪官汚吏無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簞食豆羹一介不取此廉之小者也至於以恥言之爲人君者憲天出

治誠和萬民則當以一夫不獲其所為恥為人臣者行義達道兼善天下則當以其君之不為堯舜為恥若夫迂拘曲謹如鄉黨自好之類不失言於人不失色於人此乃知恥之小者耳曾何足以盡有恥之道乎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而其道曾不外禮義廉恥之四端士人者必當以天下為已任其身即為臣之身而有致君之責者豈可徒知禮義廉恥之小節而不知禮義廉恥之大者乎夫禮義廉恥由一

端之小者擴而充之皆可以保四海然必知其大者而務之自可不遺於其小若或徒窺小節而不知其大則迂拘曲謹止圖檢束一身而不敢任天下之重此則細民之行而非士人之道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可不勉自奮立乎朕引見新進士之時即欲面加訓諭因天氣炎熱恐伊等暫時跪聽不能悉心領會今特詳為宣示朕願與大小諸臣交相儆勉詳思禮義廉恥之大者身體力行則人心風俗蒸

烝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幾其可復見矣特諭

諭頒瑞穀圖　雍正五年

上諭朕念切民依今歲令各省通行耕耤之禮為百姓

祈求年穀幸邀

上天垂鑒雨暘時若中外遠近俱獲豐登且各處皆產嘉

禾以昭瑞應而其尤為罕見者則京師耤田之穀自

雙穗至於十三穗御苑之稻自雙穗至於四穗河南

之穀則多至十有五穗山西之穀則長至一尺六七

寸有餘又畿輔二十七州縣新開稻田共計四千餘頃約收禾稻二百餘萬石暢茂穎栗具有雙穗三穗之奇廷臣僉云嘉禾為自昔所未有而水田為北地所創見屢詞陳請宣付史館朕惟古者圖畫豳風於殿壁所以誌重農務本之心今蒙

上天特賜嘉穀養育萬姓實堅實好確有明徵朕祗承之下感激歡慶着繪圖頒示各省督撫等朕非誇張以為祥瑞也朕以誠恪之心仰蒙

帝鑒諸臣以敬謹之意感召
天和所願自茲以往觀覽此圖益加儆惕以修德為事神之本以勤民為立政之基將見歲慶豐穰人歌樂利則斯圖之設未必無裨益云特諭

諭禁燬錢文雍正五年

上諭民生日用所需制錢最為切要朕專為便民起見屢頒諭旨嚴禁銷燬制錢並令京城及各省督撫駐劄之省城不許鑄造黃銅器皿三品以下官民不得

私用銅器此朕欲期錢文豐裕為小民易於資生非
朕有所需用也已曾諄切詳諭不啻再三自曉然於
天下矣京城現今奉行錢價已覺稍平乃近聞各處
督撫駐劄之省城銅器店内仍用黄銅鑄者甚多此
明係各督撫奉朕諭旨之後不曾實力奉行只以告
示曉諭虚文掩飾而已朕時時切諭内外諸臣若朕
所頒諭旨有不便於民之處即當據實敷陳請弛其
禁斷不可陽奉隂違有失為政之體各省督撫等寧

不聞之乎且銷燬制錢以鑄造銅器之弊朕向因錢局鼓鑄日增而錢文日見短少知其情事有灼然者嗣於京城内果屢次拿獲銷燬之奸民而欽差官員至甘肅地方亦見有燬錢為器者與朕所料若合符契則銅器之必當嚴禁明矣省會乃督撫駐節之區耳目最近政令易行非若遠鄉僻壤之難於稽查也若果實心遵奉甚屬易事朕為制錢籌畫宵旰焦勞各省地方官辦運銅觔亦甚費經營跋涉之苦然後

官局得以鼓鑄錢文以資百姓之用夫以鑄制錢如此之難而奸徒貪財射利竟將已成之錢復以銷毁蠹國害民孰大於此故禁用銅器者所以杜燬錢之源也乃督撫畏一二犯法貪利工商之怨望背朕旨而輕民計是何心也今特再加訓誡各省督撫務宜實力奉行朕各省令人查訪倘仍前疎忽定將督撫嚴加處分至於黃銅器皿亦非人生必不可缺之物鐵錫瓦木可以代銅器者甚多朕前諭旨甚明況交

官仍得價值又何樂而不為但從前曾約議三品以
上許用黄銅今猶覺濫用者多嗣後惟一品官員之
家器皿許用黄銅餘着逼行禁止如有藏匿私用不
肯交官者槩以違禁論中外臣民其知朕意毋忽特
諭

諭定平時頂帶等級雍正五年

上諭王公大臣官員等朝服頂帶俱有定制但平時所
用服色未辯等級其應如何分晰之處着議政大臣

九卿會議具奏

御製詩經傳說彚纂序 雍正五年

朕惟詩之為教所以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其用遠矣自說詩者各以其學行世釋解紛紜而經旨漸晦朱子起而正之集傳一書參考衆說探求古始獨得精意而先王之詩教藉之以明國家列在學官著之功令家有其書人人傳習四始六義曉然知所宗尚哉

皇考聖祖仁皇帝右文稽古表章聖經
御纂周易折中既一以本義為正於春秋詩經復
命儒臣次第纂輯皆以朱子之說為宗故是書首列集傳
而採漢唐以來諸儒講解訓釋之與傳合者存之其
義異而理長者別為附録折中同異間出已見乙夜
披覽
親加正定書成凡若干卷名曰詩經傳說彚纂朕惟詩三
百篇先王所以明勸懲而行黜陟蓋治世之大經而

後世文人學士乃以風雲月露之辭自託風雅學經者又溺於訓詁詞章之陋習烏在其能明先王之道也我

皇考指授儒臣勒爲是編期以闡先王垂教之意與孔子删詩之旨學於是者有得於興觀羣怨之微而深明於事父事君之道從政專對無所不能則經學之實用著而所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者亦於是乎行焉刊校既竣敬述

聖意序之簡端

諭耕耤 雍正五年

上諭自雍正二年以來朕躬耕耤田而耤田之中每歲必産嘉穀上年自雙穗至於九穗今歲則自雙穗至於十三穗在廷諸臣及京都耆庶皆驚訝以為奇朕之宣示於衆者並非矜詡誇張以為祥瑞蓋實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而朕敬

天之心至誠至切願與内外大小臣工共勉之也稼穡為

天地之寶實生民之命攸關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無刻不以重農力田為先務
仰觀天時俯察地理辨土性而課人功資雨暘而防
旱潦旰食宵衣偶遇雨澤愆期
聖心憂勞之切侍側臣子皆惶悚不寧所以為萬民謀粒
食者至矣盡矣朕瞻仰目覩者四十餘年今纘承大
統竭誠效法念切民依每年虔祀
先農躬耕帝耤仰體

上天眷祐疊錫嘉禾信而可徵纖毫不爽是以特頒諭旨令各省守土官共舉耕耤之禮為萬方百姓祈禱秋成今見各省督撫奏報前來處處風雨均調春麥秋禾並登豐稔雖邊遠荒僻之地亦慶有秋惟直隸湖廣安徽數州縣近水最低之處常年被潦者畧有浸注亦不為災是今歲可稱大有年矣朕感

上天之垂慈慶下民之受福而推求其故良由今年各省初耕耤田各該有司自然小心敬慎齋祓虔誠是以

感格

上蒼而獲此盈寧之錫倘從此益加敬謹不懈初心則歲

歲屢豐可以預必爾督撫等可通行曉諭所屬官民

當凛

帝鑒之匪遥勿視耕田為故事永矢敬恪以迓

天和天下臣民受福斯朕之福也思之慎之毋忽朕言

諭告病官員仍許原鈌補用 雍正五年

上諭定例凡在京各部院官因病告假回籍調理者病

痊之日仍以原銜門補用至在外各官一經告病即令休致所以防不肖有司之託病規避也但外官有地方之責果係患病不能辦理事務自應呈請離任病痊之日雖有才具優長之員格於成例不得起用殊為可惜從前有府縣官員告病者朕降旨調來引見見其才尚可用命醫調治痊可即行補用誠以人才難得雖片長薄技不忍棄置嗣後外官告病督撫查明確實具題令其回籍調治痊可有情願起用者

於本籍起文赴部引見仍以原缺補用如此則可以杜規避之端而人材亦不致淪棄矣特諭

諭內外臣各舉人材 雍正六年

上諭國家政務必得其人而後理朕加意旁求多方遴選惟期百司庶職俊乂在官以收得人之效但各等職業需人之處甚多而督撫等又屢屢奏請現在赴部銓選之員不敷揀用因思自古人臣為國有以人事君之義孔子論舉賢才之道亦云舉爾所知可見

凡人生平必有深知篤信之才足備朝廷任使者果能以公忠為心自無薦舉不得其實之理也茲特降諭旨着京官大學士以下主事以上之漢軍漢人外官督撫以下知縣以上之滿洲漢軍漢人每人各舉一人除現任知縣以上官員不必保舉外或係舉貢生監或係山林隱逸果有品行才猷可備任使者即親戚子弟亦不必引避嫌疑令京官外官皆得據實保舉至外官所轄之現任佐貳雜職等屬員亦准其

保薦此所保薦之人如係京官所舉者即令本人寄信喚令來京自行交送吏部彚齊引見其外官所舉之舉貢生監山林隱逸等人亦令具文開載履歷考語交與所舉之人齎文赴部引見至所舉之屬下佐貳等員着申送該督撫驗看出具考語然後送部引見朕從政務需人起見開誠布公以期集思廣益內外大小臣工等共受國恩時懷報效之願今奉特旨准令保舉實屬難逢之會自應秉公據實以展臣子

之心必無有狥私冒濫以自蹈欺罔者倘或舉非其人將來覺察或試用不稱責有攸歸勉之勉之特諭

諭居民毋輕去其鄉雍正六年

上諭上年聞湖廣廣東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貴相率而遷移四川者不下數萬人已令四川督撫設法安插毋使失所但思上年江西收成頗好即湖廣廣東亦非歉歲不過近水之地畧被淹損何至居民輕去其鄉者如此之衆也因時時留心體察今據

各處陸續奏聞大約因川省曠土本寛米多價賤而無知之民平日既懷趨利之見又有傳說者謂川之米三錢可買一石肉價則一錢可買七觔此等之言最易動愚賤之聽又有一種包攬棍徒極言川省易於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饒每户得銀包送愚民被其煽惑不獨貧者墮其術中即有業者亦鬻産以圖富足其情弊大抵如此獨不思川省食物平賤之故蓋因地曠人稀食用者少是以如此若遠近之人雲

集一省則食之者衆求如從前之賤價豈可得乎況彼此相隔或至千里或數千里小民離棄鄉井扶老挈幼跋涉山川安有餘資以供路費中途困阨求救無門不相率為匪勢將為溝中之瘠矣此時追悔亦復何及豈非輕舉妄動者自貽之累乎草野識見愚必須訓示為地方有司者當撫綏之於平日而勸教之於臨時開其愚蒙恤其窮困念念如保赤子時勤訓導使百姓知故土之可戀轉徙之非宜則愚民

之不醒悟者亦少矣且各省皆有可墾之田土即如廣東高雷廉三府儘有荒地可以耕鑿而所以任其廢棄者聞其故有二一則民俗好為爭競也當其未墾之時則置之不問及至既墾之後則羣起相爭是以將可種之壤抛為曠土甚為可惜一則墾田必需工本而寒苦之民不能措辦以致委諸草莽為有司者當如何經其疆界以息爭端助其耔種以資工作寬其陞科之年優其上農之賞則百姓斷無有不踴

躍鼓舞趨事赴工者矣凡地方荒棄田土皆地方官不實心愛養體恤百姓之所致也朕宵旰勤勞無刻不以小民生計為念數年以來所以為閭閻籌畫者盡朕苦心茲頒諭旨並非禁百姓之謀食於他方也祇以愚民無知圖利心切惑於邪說見異而遷遂輕舍故鄉甘受流離之苦朕心實為不忍不思在彼在此皆吾赤子若本籍果逢歉歲難以資生該地方有司自能仰體朕心即時奏聞朕必沛以恩膏使之得

所何必分散他方以希冀必不可得之利乎着各督
撫將此通行曉諭所屬官民等咸使聞知特諭

諭截留漕糧 雍正六年

上諭今年江西省有數縣稍缺雨澤恐明春米價昂貴
着將本年起運漕糧內截留十萬石存貯本省以備
將來之用着戶部即速行文

諭人子毋毀傷肢體 雍正六年

上諭覽福建巡撫常賚奏稱羅源縣孝子李盛山割肝

救其母病母病愈後李盛山傷重身故請加旌表部
議以割肝乃小民輕生愚孝向無旌表之例應不准
行朕念割肝療疾事雖不經而其迫切救母之心實
難得而可憫已加恩准其旌表矣嘗讀韓愈之文曰
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事未聞毀傷肢體以為
養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矣又讀朱子
書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為之不求人知亦庶幾
今乃有以此要譽者是先儒論及此者屢矣本朝順

治年間定例割股或致傷生卧氷或致凍死恐民倣

倣不准旌表伏思我

世祖皇帝

聖祖皇帝臨御萬方立教明倫與人為善而於此例慎予

旌表者誠乃天地好生之盛心聖人覺世之至道視

人命為至重不可以愚昧而誤戕念孝道為至弘不

可以毀傷為正理立法垂訓實有深意存焉但向來

地方有司未嘗以聖賢經常之道與國家愛養之心

明白曉諭開導編氓是以愚夫愚婦救親而捐軀殉身而殞命者往往有之既有其事若不予以旌表恐無以彰其苦志而慰其幽魂所以數十年來雖定不以旌表之例而仍許其奏聞且有邀恩於常格之外者仰見

聖祖皇帝哀矜下民之

聖心固如是之周詳而委曲也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孝之始也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此皆言人子一身乃父母之遺體雖一髮一指不可偶有虧損以傷父母之所貽也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葢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倘有疾病尚以為憂設有不肖忤逆之子父母且恕而矜之其純孝之子而父母之憐愛又當如何也豈有以已身患病之故割其子之肝肉充飲饌而和湯藥其父母之心斷無不驚憂慘惕不安之理也若因此而至於傷生又豈父母所忍聞者乎夫父母有

疾固人子所當盡心竭力之時而孝道多端實不容
効命捐軀於一節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是人生孺慕之誠原通百年而無間者也
人子一身承先啟後負荷甚鉅若舍生殞命於倉卒
之間而忘宗祀繼續之重恐非所以為孝也況人子
於親本乎天性倘能盡至誠純孝之實則親病雖篤
呼籲請禱力省一身之過誓願為一正人如此必能
感天地動鬼神何須割肝刲股以為回生之良劑乎

家庭之行惟在至誠至誠善體親心不必以驚世駭俗之為著奇於日用倫常之外也至若婦人從一之義醮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而其間節婦烈婦亦有不同者烈婦以死殉夫慷慨相從於地下固為人所難能然烈婦難而節婦尤難蓋從死者取决於一時而守貞者必歷夫永久從死者致命而遂已而守貞者備嘗其艱難且烈婦之殉節捐軀其間情事亦有不同者或迫於貧窶而寡自全之計或出於憤激而不暇

為日後之思不知夫亡之後婦職之當盡者更多上有翁姑則當奉養以代為子之道下有後嗣則當教育以代為父之道他如修治蘋蘩經理家業其事難以悉數安得以一死畢其責乎是以節婦之旌表載在典章而烈婦不在定例之內者誠以烈婦捐生與割肝刲股之愚孝其事相類假若倣傚者多則戕生者衆為上者之所不忍也向來未曾通行曉諭朕今特頒諭旨著地方有司廣為宣布務期僻壤荒村家

喻户曉俾愚民咸知孝子節婦之自有常道可行而保全生命之為正理則倫常之地皆合中庸不負國家教養矜全之德矣倘訓諭之後仍有不愛軀命蹈於危亡者朕亦不槩加旌表以成閭閻激烈之風長愚民輕生之習思之思之特諭

諭勉諸臣雍正六年

上諭大凡為臣者必以報稱君上為心而不得有瞻顧身家之念從古聖賢之所以教忠皆是道也蓋在乎

時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孝弟忠信一一皆盡其實而不可有一毫之虛假及至居官則國爾忘家公爾忘私盡屏其偏陂黨同之習悉去其沽名市惠之端此之謂實心任事而智名勇功於是乎出内不欺衾影即外不愧大廷矣夫臣下之用心在上未有不燭照其微洞悉其隱者古之良臣有嘉謀嘉猷則入告於内而順應於外其誠意之交孚何如其懇摯苟或挾詐任術飾貌修文隱微有潛伏之

私則必不能忠敬以事上而上有不知其情偽者乎凡有學古入官之寄者宜矢之以至誠將之以篤敬秉虛公以揆大中之則務正直以遵王道之平本忠君爲國之實心爲立身行道之大務以此自勉更以此交勉可以成明良一德之盛矣特諭

諭息爭名和 雍正七年

上諭嘗思歲時雨暘之各地不同者其故或由於朝廷政事有所闕失或地方官吏失於訓導或民間習俗

澆漓人心偽薄皆足上干天和致使災侵此理數之
必然纎毫不爽者數年以來朕已諭之詳矣上年直
隷通省地方收成豐稔惟宣化府所屬之宣化懐來
保安三州縣交界之處廣約四十里長約百里獨戀
雨澤頗覺亢旱朕心即疑地方官民恐有招致之由
秋間口北道王棠來京朕令進見曾經諭及今據王
棠摺奏宣化懐來保安等處去年夏秋亢旱今春他
處皆得瑞雪而此地獨少二月間臣因公出親勘得

鷄鳴驛新保安之間有古悪民渠一道溉田數百餘頃旗民互訟歴三十餘年未曾結案臣詳勘渠道先剖曲直繼將上年所奉上諭再四宣布勸使回心一時旗民人等頂頌皇仁即時感悟分渠共溉永息爭端果於三月初一二等日連降瑞雪平地尺餘春耕有頼萬民稱慶等語王棠此奏實乃天人感應捷於影響之至理不可視為渺茫蓋人之所以為心即天之所以為心倘一方之中彼此猜疑搆爭起訟人懷

不平之氣斯天地之氣亦鬱然湮塞於一方不能和暢寬舒有不雨暘失序者乎嘗思愚民之情罔知自省每以旱潦不齊之故專歸咎於朝廷夫天心仁愛下民雨暘旱潦乃億兆生命所關如果人君一身有過則彼蒼所以降之罰者當自有道豈忍移其咎於下民而加以水旱之災使無辜之億萬生靈悉受困厄乎即如直隸地方全省豐收而宣化百里之間獨以民氣不和致罹荒歉此即近事之顯然昭著者其

他與此相類之處不可勝數古聖有言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萬方今朕此言非為人君寛觧而推卸其責於臣民也君民上下原為一體嘗見直省督撫官員等每遇年歲豐登輒曰此皇上之洪福也此語朕從來不受朕無自私之福以天下人之福為福若吏治澄清民風淳厚以致時和年豐天下人各受其福即朕之福也若官吏壞法營私黎庶嚚凌成習以致名為災異此皆用人不得其當化導未

盡其方天下不能共受其福即朕之歉於福也人君原無可諉之責而臣民自當各盡其道朕以實心實政乾惕於上天下臣民果能黽勉修省同歸於善以感名於下則太和之氣流行於宇宙間災沴何自而生雨雪應時而降人歌樂利百室盈寧以同受上天之慈恩豈不美歟着各省督撫通行所屬咸使聞知特諭

諭督撫奏告以實 雍正七年

上諭屢年以來朕以天人相感之理諄諄曉諭內外臣
工蓋朕實切敬
天勤民之念於寤寐之中而確見其感應之不爽尤願各
省督撫有封疆之重任者體朕此心至誠至敬各盡
其道以為感格
上天之本意我蒸民共登衽席朕並非以年穀之順成有
意歸美於大吏亦非以雨暘之差忒強欲卸責於臣
工也假使為督撫者因朕有地方豐歉由於吏治得

失之諭旨而欲自彰其善自護其短於奏報秋成也則或有溢美之詞而奏報歉收也則或有諱灾之意似此則事

天為不誠事君為不忠臨民逮下為不仁不信有此數端而欲荷

上天嘉祐錫福凝禧有是理乎況粉飾一巳之聲名而不顧民生之休戚其何以對所屬之官民而無愧怍乎朕留心體察覺近來督撫等之奏報年穀間有此與

不得不通行曉諭以防其漸在爾督撫等自思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況朕之見聞甚廣訪察維勤倘掩飾於此而敗露於彼豈不自取朕之輕視乎人臣事君之道惟以誠實無欺為本爾督撫等其共勗之特諭

諭建修倉廒雍正七年

上諭各州縣之設立常平倉積貯米穀原以備地方一時緩急之需所關甚重朕為此備極焦勞多方籌畫

務期倉儲有賴旱潦無虞年來所頒諭旨亦深切著明矣夫收貯米穀必須倉廒堅固始為經久之計是以從前降旨將倉廒之完整與否一併入於交盤之内以為州縣官之考成今聞各省之中偏僻之邑竟有向來本無倉廒而有司苟且因循不行詳請督撫藩司等亦忽然不察致將養民備荒之具或寄頓於寺廟或借放於紳士富户之家而霉爛虧折生事滋擾之弊多由此起大非朕慎重民儲之意凡各省未

有倉廒之州縣着該督撫詳悉查明商酌即行建造其造倉之費或動用正項錢糧或支給存公銀兩着該督撫酌量本地情形悉心定議具奏特諭

諭關政 雍正七年

上諭朕即位以來屢有臣工條奏各處地方官徵收落地税銀交公者甚少所有贏餘皆入私槖國計民生并受其累者雍正三年又有人條奏廣西梧州一年收税銀四五萬兩不等止解正項銀一萬一千八百

兩潯州一年收稅銀四千六百兩應令該撫查核據實奏聞并令各省地方官員等抽收稅銀之處俱據實奏報等語隨經九卿議令各省督撫遴委廉幹能員監收一年之後看其盈餘若干奏聞候旨等語朕思孟子言治國之道首稱取於民有制所謂有制者即一定額徵之數也若稅課之屬無顯然額徵之數則官吏得以高下其手而閭閻無所遵循即如從前各處稅課經地方官徵收有於解額之外多數倍者

且有多至數十倍者既無一定之章程則多寡可以
任意其弊不可勝言屬員既已貪取則上司必致苛
求官員既已營私則胥役必致橫索日積月累漸有
增加之勢而難於稽查豈非民生之隱患乎朕是以
允從條奏所請及九卿所議令各省督撫遴委賢員
監收一年以定科則其徵收不及舊額者亦令奏聞
降旨裁減年來報出贏餘之處朕皆令留於本地或
作各官養廉之需或為百姓公事之用使官員用度

有賴則自不妄取民財使地方公用有資則即可寛恤民力無非以小民之財物仍用之於民間不令飽貪官污吏之慾壑而已若該督撫等果能督率有司奉行盡善將一年所收者悉行奏聞不及額數者請旨減免則賦有常經萬民共受其福矣乃聞外省中多有奉行不善者如廣東廣西地方則假稱奉旨歸公之名而有加嚴之弊又聞山西落地税務甚多潞澤二府更甚陵川一邑僻處山中向無額税今年五

月新行添出百姓頗以為苦又垣曲絳縣地方名横嶺關係晉豫通衢行人絡繹舊設巡檢一員稽查逃盜並無税課今該巡檢於往來貿易之人每遇一馱索錢十文二十文不等民有怨言以朕所聞如此則他省之類此者不少矣以朕愛民除弊之善政而庸劣有司奉行舛錯借歸公之名或肥身養家或爭多鬬勝以致肩挑背負之微物皆徵收税課而該督撫等又不悉心稽查民間苦於擾累或起朝廷加税之

疑獨不思朕心愛養斯民數年以來如江南浙江江西三省額徵錢糧則永遠豁免六十餘萬各省每年蠲免之正賦又一二百萬不等而發帑為地方興修工程者又不下數百萬此中外臣民所共知者豈有加惠黎元於數千百萬之帑金並不吝惜而轉與小民爭此蠅頭之利乎又如江南通州落地稅原額八百兩自康熙三十四年以後每年止報收二百餘兩至三百兩不等屢經戶部駁查至雍正五年陳時夏

始將通州渡口稅銀五百兩已歸併海關徵收是以
祇存三百兩情由咨覆户部經户部行令該撫確查
保題至今三年未見題奏此又怠玩公事不恤民隱
之一端也至於提解火耗乃均平通便之道官員有
養廉之資民間無苦派之擾上司無受餽遺狥情瞻
顧之私下屬無請託鑽營暗通賄賂之弊種種有益
於吏治民生之處屢頒諭旨甚明從前督撫中有請
將耗羨歸公者朕切加訓飭蓋此項乃民間之物惟

有用之於本地之官民用之於本地之公事若將繇
毫歸公是朕利其所有矣朕必不為也聞廣東火耗
從前是加二有餘自楊宗仁在任時定為加一令藩
司提解七分州縣已將耗羨加至一七其中尚有戥
頭各項合計仍是加二廣東一省如此或他處官員
亦有因所得養廉不能供其奢靡之浪費而設法巧
取於民督撫等失於覺察者亦未可定提解火耗之
舉始於諾敏之在山西朕曾屢次降旨此乃通變宜

民之舉若奉行得人則官民共受其益倘奉行不善則不能有益於地方各省中有不能行者有不便行者悉皆聽之不可勉强一例通行也朕之前旨甚明是以晉省得諾敏豫省得田文鏡果然經理得宜此舉遂成善政如廣東等省未得有如諾敏田文鏡之人無怪屬吏之假公濟私生事擾累也夫以朕愛養百姓體恤官吏之苦心該地方有司不能遵奉宣布且緣以為奸使利歸於己怨歸於上此等之人非尋

黨貪贓枉法者可比其意欲以擾亂國政結怨民心如查嗣庭陸生柟等之懷藏逆志其罪斷不宥各直省督撫將朕此旨刊刻頒布所屬大小官員及鄉邑軍民人等知悉自諭到通行之後倘仍有借清查稅額耗羨歸公之名剝削商民加添重耗者一經發覺將經徵之員於本地方即行正法其該管各上司失於覺察者亦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特諭

諭慶雲現曲阜雍正七年

上諭朕平素尊奉
先師至誠至敬雍正二年闕里
文廟不戒於火此時廷臣援明代弘治前事爲言而朕
心引過自責親詣太學
文廟虔申祭告特發帑金命大臣等督工修建凡殿廡
制度規模以至祭器儀物皆令繪圖呈覽朕親爲指
授遴選良工庀材興造虔恪之心數年以來無時稍
間今

大成殿上梁前二日慶雲現於曲阜卿等歸美朕躬之
詞朕不克當或者
上帝
先師鑒朕悚惕誠敬之心現茲雲物昭示瑞應朕不敢
矜言祥瑞但能功過相抵朕之幸也應擇日躬詣太
學
文廟祭告以申感慶之衷一切禮儀着該部速議具奏
朕躬被

先師之福佑普天士子誦法服膺同受
聖人之澤着將明年會試取中額數廣至四百名壬子
科各省鄉試每正額十名加中一名其十名之外有
零數者亦加中一名此朕體奉
先師樂育之盛心特行造就人材之曠典諸士子其各
興文敦行益加勉旃所請宣付史館之處知道了
諭賞兵丁銀兩生息雍正七年
上諭在京八旗兵丁朕悉心為之籌畫其家若有吉凶

之事需用之費無所取辦實為拮据可憫特給内庫銀兩王大臣等營運生息以備兵丁一時之用今思外省駐防之滿洲漢軍兵丁等亦當一體加恩江寧杭州西安京口荆州廣東福建寧夏右衛共九處每處賞銀二萬兩天津河南潼關乍浦成都共五處每處賞銀一萬兩俱着布政司庫内支給交與該將軍副都統等公同存貯營運生息如該處駐防兵丁家有吉凶之事將生息銀兩酌量賞給以濟其用其本

銀永遠爲存公生息之項不令彼繳還該將軍副都統等務須盡心辦理使兵丁均霑實惠倘該管大臣官員有私自侵蝕那移或委任非人致使本利虧缺者即行從重治罪仍於該管及委用管官分下嚴追還項其營運利息之處亦爲公平辦理倘有指稱官銀名色或佔奪百姓事業或重利刻剥閭閻與商賈小民爭利擾累地方督撫不時稽查即行參奏如督撫或徇隱不奏經朕訪聞必將該督撫一并議處此

項本利銀兩每年出入之數交與在京八旗都統副都統查核一旗或管一省或管二省著怡親王大學士等酌量派定每歲底各省該管大臣官員造冊齎送各該旗查核奏聞再各省督標撫標提標兵丁等亦倣此例每標或給銀一二萬兩或給銀數千兩按兵丁之數分別銀兩之多寡亦著怡親王大學士等酌量派定其銀即交與各該督撫提督委員料理以惠濟兵丁一切照駐防之例行其前後委任之時將

此造入交代冊內查核至於各省鎮標兵丁等一時難以遍及量國用之出入次第加恩陸續降旨特諭

諭練習火器 雍正七年

上諭訓練營伍之道必技藝精熟方有濟於實用聞直隸地方營汛中鎗手演習時止放空鎗從未裝入鉛子打把一次似此則信手高低漫無準則何由純熟而成必中之技直隸幾處如此則通省可知直隸一省如此則外省可知嗣後著通行直省督撫提鎮等

轉飭所屬於練習火器之時用鉛子打把演熟準頭則火器皆成利用於營伍實有裨益特諭

諭禁私造鳥鎗 雍正七年

上諭火器關係軍政甚為緊要鳥鎗硝磺不許民間藏匿向來例禁甚嚴乃外省奉行不力視為具文前有人在打箭爐見西藏番民來鑪貿易者所帶鳥鎗俱係內地製造款式又有人在天全土司查出鳥鎗九十餘桿似此則不法之民私造鳥鎗希圖獲利違禁

販賣者不少矣川省如此則他省可知着各該督撫留心訪察實力奉行嚴加申禁毋得因循塞責怠忽從事致干重譴特諭

諭禁賭博 雍正七年

上諭游惰之民自昔治天下之所深惡若好爲賭博之人又不止於游惰而已荒棄本業廢盡家貲品行日即於卑污心術日趨於貪詐父習之則無以訓其子主習之則無以制其奴鬬毆由此而生爭訟由此而

起盜賊由此而多匪類由此而聚其為人心風俗之害誠不可以悉數也大凡為不善之事者雖干犯功令猶可得徼利於一時而獨至賭博則今日之所得明日即未必能保若合一年數月而計之勝者與負者同歸於盡此天下人所共知者而無如邪僻之人一入其中即迷而不悟且甘為下賤而不辭者大可悲矣數年以來屢降諭旨嚴禁而此風尚未止息者則以製造賭具之尚有其人而有司之禁約未曾盡

力也百工技藝之事可以獲利營生者何事不可為而乃違條犯法製此壞風俗惑人心之具其罪尚可言乎嘗思賭博之風所以盛行者父兄為之子弟見而傚之家主為之奴僕在傍見而傚之甚至婦人女子亦沉溺其中而不以為怪總因習此者多故從風而靡者衆也假若嚴行禁止使人不敢再犯則日積月累後生子弟無從而見即無從而學此風自然止息無俟條教號令之煩矣凡地方大吏有司有化民成

俗之責而乃悠悠忽忽視為平常安辭溺職之咎今
特定本地官員勸懲之法以清其源嗣後拿獲賭博
必窮究賭具之所由來其製造賭具之家果審明確
有証據出於某縣將某縣知縣照溺職例革職知府
革職留任督撫司道等官各降一級留任如本地有
私造賭具之家而該縣能緝獲懲治者著加二級知
府著加一級督撫司道等官著紀録二次將此勸懲
之法永著為例於雍正庚戌年為始著該督撫通行

曉諭使城邑鄉村及遠陬僻壤咸使聞知特諭

諭勸開墾雍正七年

上諭國家承平日久户口日繁凡屬閒曠未耕之地皆宜及時開懇以裕養育萬民之計是以屢頒諭旨勸民墾種而川省安插之民又令給與牛種口糧使之有所資藉以盡其力今思各省皆有未墾之土即各處皆有願墾之人或以食用無資力量不及遂不能趨事赴工徘徊中止亦事勢之所有者着各省督撫

各就本地情形細加籌畫轉飭有司作何勸導之法
其情願開墾而貧寒無力者酌動存公銀穀確查借
給以為牛種口糧俾得努力於南畝俟成熟之後分
限三年照數還項五年後按則起科總在該督撫等
統率州縣因地制宜實心經理務使田疇日闢耕鑿
惟勤以副朕愛養元元之至意特諭

諭富戶　雍正七年

上諭直省各處富戶其為士民殷實者或由於祖父之

積累或已身之經營操持儉約然後能致此饒裕此乃國家之良民也其為鄉紳有餘者非由於先世之留遺即已身之俸祿制節謹度始能成其家計此乃國家之良吏也是以紳衿士庶中之家道殷實者實居五福之一而為國家所愛養保護之人則爾等本身安可不思孳孳為善以永保其身家乎夫保家之道若奢侈靡費固非所以善守而慳吝刻薄亦非所以自全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有曰孝友睦婣任卹

可知公財行惠任卹之義與孝友而並重者也蓋凡民之情賤者忌人之貴貧者忌人之富彼窮乏之人既游閒破耗自困其生又皆不知已過轉懷忌於温飽之家若富户復以慳吝刻薄為心朘削侵牟與小民爭利在太平盛世年穀順成之時固可相安從來遇荒歉之時貧民肆行搶奪先衆人而受其害者皆為富不仁之家也迨富家被害之後官法究擬必將搶奪之貧民置之重典是富户以斂財而傾其家貧

民以貪利而喪其命豈非兩失之道大可憫惻者乎
朕為此勸導各富户等平時當以體恤貧民為念凡
鄰里佃户之窮乏者或遇年穀歉收或值青黄不接
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視其困苦而不為之援手如
此則富户濟貧民之急貧民感富户之情居常能緩
急相周有事可守望相助攸求之念既忘親睦之心
必篤豈非富户保家之善道乎從來家國一理若富
户能自保其身家貧民知共衛夫富户一鄉如此則

一鄉永靖一邑如此則一邑長寧是富戶之宣力於
國也朕臨御以來屢經人條奏民間貧窮不均請行
限田之法乃至逆賊曾靜私著謗書謂方今輕徭薄
賦惟利於豪強兼併之家與貧民無涉非復行井田
不能養贍百姓等語朕思此等怪誕支離之說乃理
勢所萬不能行者夫天下富者一而貧者百以一人
之有餘欲濟衆人之不足貧者未必便能成立而富
戶無辜已受摧殘矣此乃懷欲窮天下之賊論有此

情理乎朕既知其必不可行若但令地方出示曉諭陽奉陰違朕實恥而不為若以不能行之事委之各省督撫以示德於貧民使之感朕恩意而以奉行不力之故歸怨於各督撫等又朕所不忍為者是以特頒諭旨告誡爾等富户為富户者當知己之得於天者甚厚當存濟人利物之心行救困扶危之事敦睦宗族周䘏鄉鄰下逮佃户傭工皆加惠養則人人感其德意即可消患於未萌況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種

福果於天地之間子孫必長享豐厚豈不美歟着各

省督撫將朕此旨通行該屬之鄉紳士民人等共知

之料朕赤子良民必不負朕期望之誠意也特諭

諭重農 雍正七年

上諭自古帝王致治誡民莫不以重農為首務書陳無

逸先知稼穡之艱難詩載豳風備叙田家之力作論

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云民事不可緩也蓋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事者帝王所以承天養

人久安長治之本也我國家撫綏寰宇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户口日
增生齒益繁而直省之内地不加廣近年以來各省
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過州縣數處耳而米價
遂各覺漸貴閩廣之間頗有不敷之處望濟於鄰省
良由地土之所産如舊而民間之食指愈多所入不
足以供出是以米少而價昂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
夫米穀為養命之寶既頼之以生則當加意愛惜而

不可存輕棄之心且貧之者衆尤當隨時撙節而不可縱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覺其少而積少成多便可多養數人若數人如此則所積豈不更多所養豈不更衆乎養生家以食少為要訣固所以頤神養和亦所以節用惜福也况脾主於信習慣便成自然每見食少之人其精神氣體未嘗不壯此顯而可見者至於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當

視之如寶勤加墾治樹藝菽粟安可舍本而逐末棄膏腴之沃壤而變為果木之場廢饔飱之恒産以侔圖贏餘之利乎至於烟葉一種於生人日用毫無禆益而種植必擇肥饒善地尤為妨農之甚者也小民較量錙銖且但顧目前不為久遠之計故當圖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寡移重就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地方官遽繩之以法則勢有所難行轉滋紛擾惟在良有司懃懃懇懇諄切勸諭俾小民豁然醒悟知稼

穡爲身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則羣情踴躍不待督課而皆盡力於南畒矣朕聞江南江西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稻風土如此而仍於乏食者是地土之力有餘而播植之功不足豈非小民習於怠惰而有司化導者有未至耶或者曰米穀太多則價賤而難於糶賣昔人有穀賤傷農之說諺語所謂熟荒者此則不必過慮假若小民勤於耕作收獲豐盈至價賤而難於出糶朕必多發官

價以糴買之使重農務本之良民獲利而有餘貲也

朕生平愛惜米穀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以朕

玉食萬方豈慮天庾之不給而所以如此樽節愛惜

者實出於天性自然之敬慎並不由於勉強且以米

穀乃

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為天下生民主惟有敬謹寳

重仰冀

天心默祐雨暘時若歲獲有秋俾小民家有蓋藏人歌樂

上朕既為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天貺爾等紳衿百姓獨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乎朝夕生養之需既受
上天之賜若果加意愛惜隨時撙節則天心頻頻賜賚長享盈寧之福若恣情縱欲暴殄天物則必上干天怒不蒙賜賚而水旱災侵之事皆所不免其理豈有爽哉又聞江西廣西地方竟有以米穀飼養豚豕者試思穀食之與肉食孰重孰輕孰急孰緩而乃以
上天之所賜小民終歲勤苦之所獲者為豢養物類之用

豈不干天和而輕民命乎朕所以惓惓訓諭者惟期天下之人專務本業以杜浮靡愛惜物力以圖久遠共體朕敬迓
天庥勤恤民隱之意則爾等家室必盈至於豐饒爾等子孫必永綿其福澤思之思之毋忽朕言着將此曉諭內外官民人等並通行遠鄉僻壤咸使聞知特諭

諭景陵瑞芝 雍正八年

上諭景陵寶城山首稱產瑞芝之三本諸王大臣等奏稱

為朕純孝之所感名朕撫躬自問生平事我
皇考不敢當純孝之名但誠敬之心數十年如一日此則
可以自信自御極以來不但一言一事皆仰體
聖心而後見諸施行即夢寐之中一念舉發從無有知其
不合
聖意而敢存於胸臆者諸王大臣等稱朕以
皇考之心為心此實朕之悃忱至云朕以
皇考之政為政朕之才力遠不逮我

皇考舉凡宣猷敷治之間雖黽勉效法究不能企及於萬

一何能致芝草之嘉祥諸臣以此歸美於朕朕不居

也實因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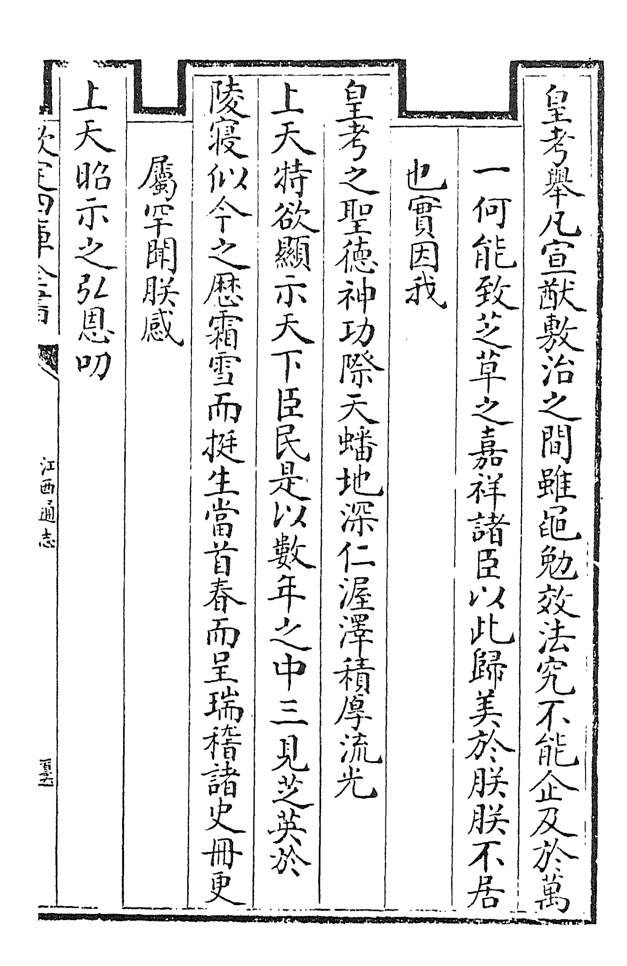
皇考之聖德神功際天蟠地深仁渥澤積厚流光

上天特欲顯示天下臣民是以數年之中三見芝英於

陵寢似今之歷霜雪而挺生當首春而呈瑞稽諸史冊叓

屬罕聞朕感

上天昭示之弘恩叨



皇考貽謀之景福慶幸歡欣不敢不宣布於衆庶使天下
之後世臣民知
上天之眷佑
皇考與
皇考之垂裕萬年者即瑞芝之一事明顯昭著信而有徵固
如是也着照所請宣付史館
諭落地稅雍正八年
上諭向來各處落地稅銀大半為地方官吏侵漁入已

是以定例報出稅銀四百兩者准加一級後因查報漸多吏部請旨定議報出稅銀八百兩者准加一級多者以此計算年來地方官員皆知守法奉公凡有稅課皆隨收隨報不敢侵隱其報出之數每倍於舊額祇恐將來不無冀倖功名之人希圖優敘以致恣意苛索擾累小民且落地稅銀非正項錢糧有一定之數可比侵蝕隱匿者固當加以處分而爭多鬬勝者不但不當議敘亦當與以處分其作何定議並如

何議敘加級處分之處着吏部户部悉心妥議具奏

特諭

諭賑恤流民歸籍雍正八年

上諭今年直隸山東江南有被水之州縣閘本地乏食窮民有糊口散往隣封者若該地方官員視爲他處之人不肯加意賑恤必致流離失所且三春耕種之時若不旋歸本土又必致荒棄本業朕心甚爲軫念爾等可作字寄與各省督撫令其轉飭有司凡遇今

年外來被災就食之窮民即動支常平倉穀大口日給一升小口五合核實賑恤再動用存公銀兩賞為路費咨送回籍並行文知會原籍地方官收留照看總在該督撫督率屬員善於料理以副朕心其所用銀穀著該督撫查核報銷嗣後以此為例

御製書經傳說彙纂序　雍正八年

朕思六經皆治世之書而帝王之大經大法貽垂萬古者惟尚書為最備蓋自繼天立極精一執中二帝三

王之心法遞相授受而治法亦因之以傳今觀書所
載成天平地經國造邦建官立教禮樂兵刑之弘綱
大用與夫賡颺都俞之休風嘉謨嘉猷之陳告凡所
為永膺天命而致時雍協和之效者雖相去數千年
尚可於方策中想見其欽明寅畏之衷敷布經綸之
跡後之君臣得奉為模楷以追踪於唐虞三代之隆
詎不於書是賴哉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聖學淵深治功弘遠存於中者二帝三

王之心發於外者二帝三王之治而稽古好學於典
謨訓誥之篇沉潛研究融會貫通初
命講官分日進講著有解義一編頒示海内復
指授儒臣薈萃漢唐宋元明諸家之説參考折中
親加正定廣大悉備於地理山川援今據古靡不精核為
書經傳説彙纂凡二十有四卷兹值刋校告竣與易
詩春秋諸經次第傳布敬製序文勒之卷首夫後世
之天下唐虞三代之天下也而治法之垂為典章心

法之原於性命者先後同揆百世之聖君賢輔未能易也故為君者必思比德於堯舜禹湯文武而後無忝乎為君為臣者必思媲休於臯夔伊傅周召而後無忝乎為臣朕夙夜兢兢冀克守主敬存誠之道以遂覲光揚烈之懷尤冀卿尹百執事共體元首股肱之誼殫協恭勵翼之忱寅亮天工諴和民志俾薄海內外永底乂安於以遠宗聖哲而仰承

皇考尊崇經學啟牖萬世之盛心顧不美歟是為序

諭大吏飭門約束書吏雍正八年

上諭朕訪聞得有數省督撫司道不能約束書吏者其胥役人等狐假虎威無惡不作而督撫衙門為尤甚其名有內外班之分內班經管案件外班傳遞信息朋比作姦種種嚇詐飽其貪壑則改重為輕拂其所欲則批駁不已即如廣東各案盜犯未獲無論年月遠近不拘盜犯多寡總督書辦槩於冬季寫票差提承緝之吏目典史巡檢齊至肇慶示期比責其陋規

則有院房年節禮每員到彼各送書辦銀三四十兩遂准回任若微員無力餽送則差押不放甚至稟請杖責此粤省之弊端也至於各省督撫書役則有承舍旗牌等名皆自號為差官該督撫給票差遣亦用差官字樣而通省士民遂莫不以差官目之平日踞坐差房包攬詞狀每於府州縣官謁見督撫之便私行囑託濫准枉斷及差往他處則肩輿逾分馬掛胸纓儼然官長沿途拜會有司需索夫馬餽送此輩狡

猾性成或以小忠小信趨奉本官得其歡心間或委其訪察屬員事跡則假公濟私作威作福其害更不可言矣從來胥役之為患有關吏治在精明廉察之督撫自能覺照而防範之而庸懦之督撫為所欺而不知受其累而不悟者正不少也又如藩司掌通省之錢糧臬司掌通省之刑名案牘如山不得不仗熟練之書役為之辦理而其中百弊叢生舞文弄法之處不可悉數朕素知此輩之情狀已經定例嚴申禁

約令再行訓飭是在督撫藩臬等約束於平時訪察於臨事不因熟悉條例而輕聽其言不因善承使令而誤墮其術秉公駕馭用意防閑一有見聞即加懲治不存姑息之見不留回護之心如此則若輩雖欲舞弊而不能雖欲玩法而不敢矣倘任封疆岳牧之寄於一二管轄之書吏不能使之安分守法格其非心又安能察吏安民詰奸禁暴成移風易俗之治乎朕深為庸懦之督撫藩臬恥之特諭

諭慎刑 雍正八年

上諭尚書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朱子曰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濫刑也吾弟怡賢親王常奏朕云今法司衙門凡有審問事件並不究其情之虛實動以夾訊夫聽斷之下求之於辭氣耳目以察其情設誠以待之據理以鞫之未有不得其實者何庸夾訊倘有証佐確據情罪顯著而本犯猶狡獪不以實供則不得已而用

刑若並不詳鞫其情而概用重刑嚴訊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重案之未免有寃抑牽累也吾弟之言如此是以八年來凡朕交王承審數十件繁難大案皆以誠敬用心以情理感格愚頑簡孚閱實俾各自將罪犯委曲招吐從未曾夾訊榜楚一人而諸案情罪無不允當吾弟之存心忠厚如此凡為法司者皆當奉以為法也今外省有司既不能聽辨五詞無明决折獄之才每遇重大案件至期限將滿之時慮及處

分則連用重刑該犯欲緩須臾之命凡官吏訊問之語靡不承認遂據其供招鍛鍊成獄且凡遇命盜案件其中牽連之人有司亦明知其無辜而欲為開釋恐致上司之翻駁遂有非夾訊不能歸結之論夫欲保全一已之功名彌縫上司之查駁無論情之虛實罪之輕重輒用三木以訊每致案未結而有刑斃之人此其居心尚可問乎從前阿爾松阿為刑部時不能剖斷曲直乃各將原被告之一足共一三木此天

良喪盡之人視夾訊為兒戲其心之殘忍憯毒甚矣未幾而身為叛逆不能保其首領善惡之報豈有爽乎吾弟怡賢親王存心仁恕固不待言而其本懷總不欲使天下有一寃抑人俾國家受濫刑之議此其忠君愛國之心出於誠懇篤摯是以凡有聽斷歸乎至當能使羣議帖服刑章式叙也今吾弟仙逝之後

凡啟靈大祀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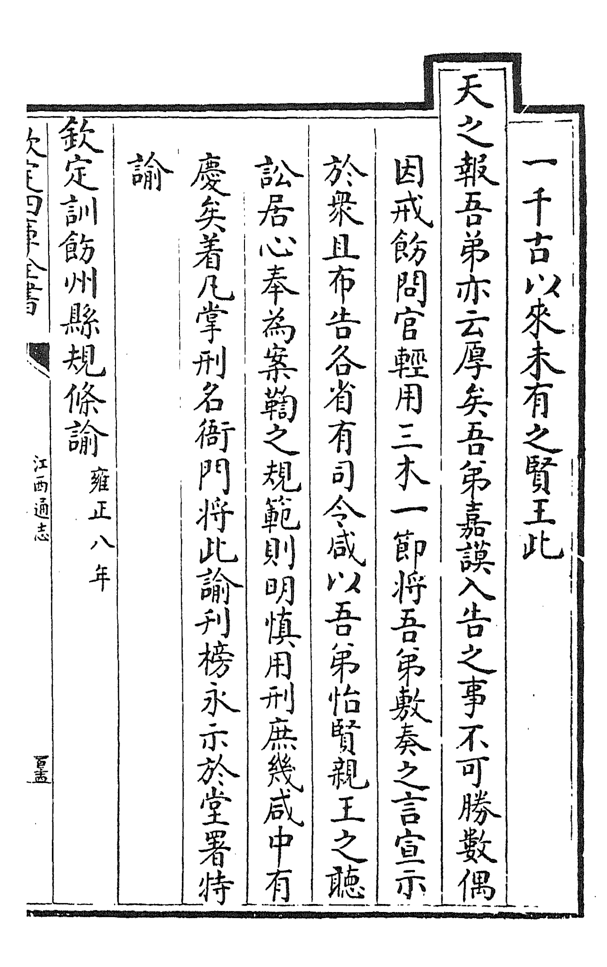
上天必賜以清和景象而羣工黎庶各致其哀慕深情戚

一千古以來未有之賢王此

天之報吾弟亦云厚矣吾弟嘉謨入告之事不可勝數偶因戒飭問官輕用三木一節將吾弟敷奏之言宣示於衆且布告各省有司令咸以吾弟怡賢親王之聽訟居心奉為案鞫之規範則明慎用刑庶幾咸中有慶矣著凡掌刑名衙門將此諭刊榜永示於堂署特

諭

欽定訓飭州縣規條諭 雍正八年



上諭牧令為親民之官一人之賢否關係萬姓之休戚故自古以來慎重其選而朕之廣覽旁求訓勉告誡冀其奏循良之績以惠我烝黎者亦備極苦心矣惟是地方事務皆發端於州縣頭緒紛繁情偽百出而膺斯任者類皆初登仕籍之人未練習於平時而欲措施於一旦無怪乎徬徨瞻顧心志茫然即採訪咨詢而告之者未必其盡言無隱此古人所以有學製美錦之歎也向以大學士朱軾左都御史沈近思外

任多年周知地方利獘雍正二年曾令二臣商著規則以為州縣之南車乃書未就緒而沈近思物故邇年以來朱軾復時多病此事遂至遲延去年始降旨委諸總督田文鏡李衛令二臣各抒所見繕録諸條以進朕親加披覽見其條理詳明言詞剴切民情吏習罔不兼該大綱細目莫不備舉誠新進之津梁庶官之模範也在二臣各就其所閱歴者而言繁簡同異之間不必一致而慎守官方勤恤民隱興利除害

易俗移風其大指則一而已矣爰就本文付之剞劂頒賜州縣官各一帙俾置之几案間朝夕觀覽省察提撕治效未臻必思所以勉之弊端未革必思所以去之本之以實心行之以實力毋始勤而終怠毋靜言而庸違如此則不但國家得司牧之賢草野有父母之頌而爾等身膺顯擢叨被榮光福貽子孫名標史冊豈不美歟特諭

諭蠲賦 雍正八年

上諭朕臨御萬方宵旰勤求惟以愛養斯民為念數年以來除租減税疊沛恩膏不但旱澇歉收之處蠲賑兼施即該省年穀順成不須寛賦而朕欲使民力寛裕每加格外之恩蓋國家經費既敷則藏富於民俾各家給而人足乃朕之至願也查各省錢糧朕特降諭旨蠲免者已多今次第舉行應及於江西湖北湖南三省着將辛亥年江西湖北湖南三省額徵錢糧各蠲免四十萬兩又念直隸乃畿輔首善之地應沛

殊恩山東今歲被水之州縣稍多朕心深為軫念除
二省澇溢地方已加意賑恤並將本年額賦照例蠲
免外着將辛亥年直隸山東通省錢糧各蠲免四十
萬兩以上五省共免正賦二百萬兩各該督撫應仰
體朕心嚴飭有司敬謹奉行務令閭閻均沾實惠倘
奉行稍有不善或被官吏侵漁或有衿棍包攬等弊
一經發覺必重治其罪並將大小官員嚴加議處特
諭

江西通志卷首之三